

武當劍俠傳



武俠小說 武當劍俠傳

〔卷十四〕

第一百九十五回

誅猛獸設計取塗山

斬賊將慶兵戰省城

話說那白面判官郎師道仗恃看所使的一口寶劍將劉玉瓏的雙槍削斷玉瓏吸了一聲不好撥馬向前便走郎師道裡背捨將身一躍由後面趕來看趕上他一挺寶劍方便向玉瓏後心刺去猛覺着身子右邊飛過來一道黑影他便將身體一轉寶劍收回來劍垂寶劍隨身向外一撥方將來的一口寶劍撥出去幾乎差一點沒有刺上郎師道向對面一看又是一個俊秀的少年只見他頭戴軟巾身穿短鎧下邊也是高打鞋綁着登山的多耳麻履看面目面似敷粉唇似塗朱眉似刷漆目似明星虎鼻開口蜂腰猿臂右手使着一口短劍左手肘下順着一枝鐵笛來的正是那身笛仙凌霄他見玉瓏的槍被削斷了一枝知道賊人的寶劍利害急忙出陣救應趕到跟前恰遇着郎師道挺劍要刺玉瓏的時候他遂乘機向賊人的右肋就是一劍郎師道真也不弱一個白虎旋窩驟將過去遂向凌霄怒喝道鼠輩為何暗箭傷人凌霄也不答言一挺手腕又是一個貫耳劍郎師道急忙將身一矮將劍立直一抖手腕向凌霄肘下一崩凌霄一掉腕子用劍尖直點下來郎師道向左斜跨一步將劍在凌霄的腕子下邊擋着一帶凌霄先向前一探身子

武當劍俠傳

〔卷十四〕

一

將劍立着，截師爺的膀子，圍着他的膀子一纏，一縮身一個懷中抱月的式子，將劍收住，端等他的劍再來攻擊，郎師道一見凌霄的劍法高強，那劍輕敵，遂一伏身，擦着地皮，一劍向凌霄的脚上刺來，這是他使用地盤劍的進攻法，這一手很難招架，凌霄一看早已明白，使用天盤劍法破他，遂將雙腳一頓，一個展翅凌雲，一劍向他頂門劈下，身體已起在空中，由他頭頂上跳躍過去，郎師道此時兩脚又開，身體正伏在地下，很難躲閃，寶劍又刺將出去，一時又收轉不到來，他本想刺脚的，這一劍是引誘凌霄俯身下地，應付他，他好變換方法，使凌霄俯下身去，一時不好躲閃，那知道凌霄不上這個當，反倒騰身起來，使他無法自斃，郎師道只得用左手的獸面銅牌，向上一迎，只聽得當郎的一聲，凌霄的一劍，叮叮銅牌之上，這種聲音非常之響，聽着賊人陣後，有一種亂吼的聲音，大家都不甚注意，二人來往劍戰，戰了三四十個回合，郎師道漸漸的支持不住了，凌霄的一口短劍，一隻鐵笛，越殺越勇，着着進攻，端取要害，郎師道勉強應付，凌霄恨不能一劍將賊劈成兩段，一時忘了他使的是寶劍，稍一疎忽，倉郎的一聲，將凌霄的短劍削為兩段，凌霄遂即跳出圈子，向本陣奔回，這裡怒惱了文彥，方要挺槊催馬出陣，只見郎師道站在戰場的中間，也不向凌霄追赶，他左手拿着青銅獸面牌，右手將寶劍插於腰間，掏出一隻小銅錘來，用那小銅錘照青銅獸面牌上當當當一陣亂敲，賊人陣中向兩旁一分。

由正中閃然竄出一大羣噬人的惡獸來。亞賽一陣旋風一般，向着官兵陣上撲去。賊人們也吶喊一聲，跟在後邊，殺將上來。這邊東方猛文豹，雖然不怕這一羣狼熊虎豹兇猛的惡獸，使用兵器一連打死了兩隻，無奈後邊張牙舞爪擁上來的太多了，官兵們實在抵擋不住，向後倒退下去。東方猛文豹等也是無法，只得提着兵器斃後，一面抵擋着，一面跟着後退。郎師道一個勁兒的只敲那面銅牌，向前撲的惡獸們，聽見銅牌的聲音，如同聽見催陣鼓的一般，也不管槍劍樹，向着官兵亂抓亂咬。東方猛等看着賊人追的很急，不由的心中大怒，想要帶着兵，索性拚着命殺攻上去，無奈坐下的馬，只有烏雕花斑豹赤炭火龍駒三四匹能支持，其餘的馬，都嚇得渾身只抖，由不得與的再作主，早以就向後飛逃而去。郎師道原平仗着一口寶劍，連勝了劉玉璫凌霄兩陣，心中得意，趁趁戰勝的威風，將猛獸由陣後許多的木籠裡邊放將出來，他再一緊敲，那聚獸牌也是他平常教練好的，只聽見響聲，便一齊向前狂撲覓食，所以利用這個機會，將官兵趕的七零八落，並傷了不少的人。賊人再跟在後邊，一陣亂殺，因此官兵毀了兩三千之多，後來還是穎兒趕到，連退出兩口仙劍，凌霄又從旁邊幫助着，有三道白光，如同三道銀蛇一般，方將那羣惡獸嚇散。官兵方慢慢的收容起來，已竟退出來約有十里之遙。彭振國帶着大兵接應上來時，賊人郎師道收起隊伍，打着得勝鼓又回塗山上邊去了。官兵只得暫時紮下營寨，穎兒便向彭

振國說道：賊人利用這驅逐猛獸的笨法子，今日未曾留神，被他戰勝了一陣，可是我們的大兵趕到，又反攻回來，恐怕今夜他要來劫營，不可不預加防備。賊人們看見我們兵多，所以他並不交鋒，急急的收兵上山去了，並且夜間利用這羣猛獸，比白天還好。我想他決不死心，一定還使用得真的這一手，要把官兵殺個大敗，方纔如願。這句話一說，將彭振國提醒，就請穎兒下令分配人馬，穎兒便令東方猛文、刁二人為一隊，凌霄、劉玉璫為一隊，當得兩王友益為一隊，彭振國、榜額率領中軍，即令大小三軍造飯的造飯，作工的作工，隊在天黑以前，全都確備妥當。賊人今夜不來，罷罷，他若真來劫營，不但擊破這羣野獸的要伍，還要擒拿那妖賊郎師道。大家必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衆人得令，遂各自分頭辦理去了。再說那郎師道戰勝之後，收兵回山，揚揚得意，便對蔡化毛、二飛二人說道：今日便宜他們，未曾深追，放他們多活半日，因為我正追趕之時，看見敵人的救兵來的不少，我忽然心中一動，方纔收兵回來，我並非怕他來的救兵人多，就讓他們再多一點，也敵不了我這一羣仙獸。現在想起一個主意，我想一陣成功，殺他一個片甲不回。毛二飛問道：不知郎教總有何妙計，怎樣的殺他個片甲不回呢？郎師道說道：我這羣仙獸，在夜間使用越法的效力增大，所以我想等到夜裡，敵人全都將營盤紮好了之後，我們帶着仙獸去劫他的營盤，殺他一個湊手不及，連他的大兵都會在一起，豈不是一戰成功嗎？毛二飛聞

聽 拍手讚成 蔡化沉吟一刻說道 郎教總想要在今晚劫營 雖然不錯 因為官兵營中兵強將勇 能人甚多 時纔在陣前 已竟看見他們連放起三隻飛劍來 依我看 總須慎重爲安 郎師道聽了 心中不悅冷笑道 蔡教總屢次失利 被敵兵吓破了胆子 未免小心過度 你想任憑他兵強將勇 在黑夜之間 如何能抵擋我這羣仙獸 你不必過慮 看我成功便了 這一番話 把蔡化說的面紅過耳 低頭再也不敢多說 郎師道便令三軍急造戰飯 在一黑之前 便分配安當 自己率領三千人馬 並帶着仙獸車 在前進攻 令毛二飛率領三千人馬 隨後接應 剩下的人都歸蔡化率領着 看守山上的山洞 並把守要路 分派安當之後 郎師道自己率領三千人馬 並帶着獸車 悄悄的走下山來 離着官兵的營寨不遠 便見營中燈燭輝煌毫無準備的樣子 郎師道看罷大喜 急催衆人前進 到了營前 將那羣猛獸放將出來 郎師道當當當的一敲那聚獸牌 那羣惡獸一陣亂吼 官兵營中方纔知道賊人又帶着猛獸來了 一陣大亂 只見中軍帳裡彭振國哈楞額二人 領着兵亂七八糟的向後而搶着逃走 郎師道下令向前追赶 並敲動銅牌 催着那羣野獸 往前方撲進了營門 只聽得一聲怪響 那羣猛獸一齊摔入陷坑之內 郎師道方知中計 那羣野獸到了坑裡 亂吼亂跳 也無法往上救援 郎師道急的搓手 只得先令衆人往後暫退 尙未來的急撥令 就聽得山崩地裂一聲怪響 跟着一片火光冲起 眼前的黑烟彌漫 原來陷坑下邊 還埋着一

逼埋伏等 那羣惡獸擇人之後 方纔有人點着了引信起來 這轟隆的一聲 亞似霹靂一般 打的那羣惡獸腹裂頭斷 都拋擲到空中 連附近的人 也轟死了不少 把地面都震的顫動起來 又聽得兩旁喊起殺聲 左有王友益 右有苗得雨 兩匹馬兩條槍 率領着兩千兵士 殺將上來 正面上彭振國哈楞額二人 聽得分信暴發 知道賊人已竟中計 遂領着中軍的將士們 一齊翻捲回來 只見被轟的那羣野獸 焦頭爛額 體殘肢 爛了遍地 就是有不曾受傷的 早已逃竄的不知那廂去了 彭振國便令殺上前去 三面圍攻 將賊人困在垓心 正在不得了之時 忽聽得圍外喊聲大震 郎師道借着火光一看 原來是毛二飛的接應隊到了 賊人們精神一振 郎師道一手拿着聚獸牌擋着飛箭 右手拾起一口寶劍 往外衝殺 王友益看見 挺槍攔住去路 苗得雨也催馬挾攻 兩條着將郎師道纏住不放 郎師道看看部下死傷疊出 時見其少 毛二飛的隊伍又衝不過來 他恨不能立時與毛二飛連合起來 好往外逃走 可是王苗二人的兩條槍 又一點也不放鬆他真急了 遂將劍花一變 賣了一堆 破綻王苗二人不知是計 兩條槍同時一齊刺來 郎師道着准了 溜溜一個轉身 用寶劍將兩條槍一裹 只聽得妻赤克察的一聲響 將兩條槍全都削斷 王友益苗得雨二人大吃一驚 於是他二人 急忙勒馬向後一退 郎師道乘機領着敗殘的賊人 向外一撞 方殺出了重圍 與毛二飛會到一起 也不暇細述合起來向西且戰且退走了不遠 猛然間一聲

砲響 又閃出兩枝官兵 左有凌霄 右有劉玉璫 率領着三千人馬 截斷去路 後面的官兵大隊 並未停止 仍是急急的追趕 郎帥道對大衆說道 今日的情形 既已如此 戰也是死 不戰也是死 不如我們大家合力向前 倘能僥倖殺到山上 我們就不怕了 說罷 他自己先奮力向前 一口劍使的像風車兒的一般 毛二飛也掄雙刀 跟在後邊 向官兵隊中殺入 他真急了 如同一隻瘋狗一樣 逢人便咬 凌霄劉玉璫二人 知道他使的是一口寶劍 攔擋不住 被他闖將過去 毛二飛也乘機趕着過來 二人雖然殺過來了 帶過來的賊人 不到百十個人 其餘的都陷在重圍裡邊 郎帥道毛二飛二人 此時也顧不了那許多 急急逃命要緊 後面凌霄劉玉璫率領人馬追趕 將收容賊人的事 都交給王友益苗得雨二人辦理 郎帥道毛二飛率領着百十多個賊兵 真如喪家之犬 漏網之魚 拚命的向塗山飛逃 跑到離山不遠地方 並不見蔡化帶人下山來接應 郎帥道心中甚爲惱恨 只得想先到山上再說 走到山麓之下 看見在山坡的道路之上 站着一個小童兒 頭挽雙髻 面如滿月 兩隻眼睛閃灼着放出兩道金光 身穿半截道袍 下面赤着雙足 手裡提看光華奪目的兩口寶劍 站在道上 笑嘻嘻的攔住去路 說道 妖人郎帥道你今夜太辛苦了 我勸你給及早投降 免遭劫數 郎帥道借着火光 看了半晌 並不認識是什麼人 而且祇有他獨自一個 並不駭怕 遂向前喝道 你是甚麼人 敢攔我的去路 道童兒笑道 我就是武

夜劍客燕穎兒是也。你若知道好歹及早懺悔，你以前作的惡事，尚可逃的性命。否則恐拍今跑就是你的大限到了。郎師道聽罷大怒，遂不再言語，掄起寶劍向前便斫。穎兒笑道：「孽障，死在目前，還敢如此猖獗。」說着，等他的來臨近，稍一偏身，將左手的劍在他的劍脊上面，咕魯咕魯一打滾。這一手全仗着手腕子活動，用自己的劍在敵人的劍面上打着滾，向裡進攻，可以敵人的劍支出去很遠，使敵人一時不好收回來。這個法子，使用很難。若是使用上，就發生的效力很大。當時穎兒故意的與他周旋着玩，手腕子一轉，將自己的劍在郎師道的劍上一打滾，倉郎郎的一聲響，把郎師道連勝子帶劍，都震的亂顫。轉眼之間，劍尖已到了郎師道的咽喉之下，他招架不及，嚇的他向外一跳。方才躲閃過去，心中暗想：式當派的劍術，果然利害。這一手就不好招架。幸虧我跳的還快，若是慢一點，早被他刺中了。二番之間上來兢兢業業的動手，再也不敢大意分毫。未走幾個照面，穎兒故意賣了一個破綻，郎師道一劍刺入，穎兒用右手的劍貼在他的劍上，如同粘住了的一般。遂用力向上一提，向回一抽，又是倉郎郎的一陣響，將郎師道的手腕震麻。平空由手中把一隻寶劍奪將過來，飛到牛空去了。郎師道空了手，嚇的魂不附體，方想逃走，早被後面的官兵圍住。他還拿着一面青銅聚獸牌亂打，被官兵們一陣長槍，實在難抵擋，竟被刺死在亂軍之中了。毛二飛一看不好，看了一個空子，溜將過去，也不管剩下的那幾個兵丁。

拚命的向山上邊飛跑。這裡凌霄劉玉璫把剩下的百幾十個賊兵，收容起來。再看穎

兒走過去，把郎師道那口寶劍由山坡上拾將起來。一看果然是口寶劍，他用劍怎樣能

够由敵人手中把劍會奪來，這劍面上又沒有鈎子，又沒有鋸齒，光光溜溜的一口劍，

怎麼會把敵人的劍咬住呢？這個是全憑着甲劍的功夫，他用的就是劍術要訣裡邊

劈檢磨挖掃刺桶挑連掛十個字之中的掛字。是先將敵人的手腕子震麻，然後順勢連

撥帶掛，猛一下子，可以使敵人不由自主的便放了手，如同兩個人比劍，常有一不留神，

被人把劍給打落到地下，這也是一樣，他不過用的巧妙一點而已。當時穎兒拾起來那口劍

一看，原來也是漢朝時候蘇士瑞所藏有名的古劍，名字叫作蕭條劍，可稱為至寶。不知如

何流傳落在賊人手里，穎兒拿着劍，看了看凌霄的短劍，已被賊人削斷，現在用着一口尋

常的劍，穎兒便將這口古蕭條劍，送給了凌霄，並將此劍的出處，細說了一遍。凌霄不由

的大喜過望，一再的拜謝，遂收好這口蕭條劍，同着穎兒劉玉璫領着兵，直向塗山而來。

再說毛二飛逃到山上，心中未免疑心，怎麼不見蔡化，同各賊人的形跡，正在窺探，猛聽

得一聲喊叫有賊，只見由山洞中出來許多的官兵，又出來兩員徒步的大將，毛二飛一看

正是東方猛文彖二人，嚇的他心驚胆戰，急將盔甲脫卸下來，爬山越嶺而逃。毛二飛幸而

身體靈小，如同猴子一樣，攀籐附葛的爬上了陡壁，逃命去了。原來東來猛文彖二人，率

領着第一隊官兵，偷偷的伏在山麓的旁邊，看見郎師道毛二飛領着兵過去，他二人等賊人，們走遠，遂即摸上山來。蔡化湊手不及，那裡還敢對敵，只得领着殘兵越過了塗山，向江北縣而逃。穎兒等來到山上一看，大江即在目前，賊人的水師船隻，如同就在脚下的一般。若用火槍火箭，可以射着北岸的賊船。彭振國也帶了一部分兵士，到山上來，命將郎師道的首級割下來，號令在臨江的山頂上邊，山上的官兵，使用火槍火箭，即向賊船上射來。打的賊人不敢再向北岸附近去靠。這時候官兵的水師，看見陸師業已佔領了塗山，遂也向賊船開始攻擊。賊人水師教總烏則魚尤通，見官兵前來攻打，也令水師全軍船隻排開應戰。官兵水師先鋒鬧海雲龍江濤，水上白鷗江涵弟兄二人，各自懷飛兵，混身的水衣水靠，駕着小船前來挑戰。呂振遠同着悟塵展翼雲呂飛霞劉玉美文玉蓉，坐在一隻司令的大船上，指揮三軍。左有呂方，右有顏秀，李領着大小船隻，蓋江壓浪的排成陣式。岳青峯同着白道源許雲城王雲峯周雲鳳燕雲飛等，坐在一隻樓船之上，觀看戰鬥的情形。只見兩方的船隻，也如同陸師一般，先用弓箭，彼此對射。各船上都有懸牌掩護，雙方射住的陣脚，猛聽得一陣戰鼓雷鳴，由賊陣中搖出一隻小船，上面站着二人，也是混身的水衣水靠。生的身體不高，尖嘴縮腮的樣子，手中使着一條鈎鎌槍。這邊鬧海雲龍江濤，左手執定青銅獸面牌，右手拿着龍鱗素質刀，催動小船，迎將上來。彼此答話，問了名姓，原來此

人是尤通手下的一員戰將 以前也是水賊出身 投入神聖教裡 當了一名分教總 姓沈 名叫豹兒 因為他水性精通 綽號叫作浪裡鑽沈豹兒 當時他向尤通告奮勇來打頭陣 江濤上前截口 二人未交幾句話 各施展兵器 動起手來 沈豹兒將鈎鍊槍一擰 向江濤前胸刺來 江濤用青銅獸面牌一擋 右手的龍鱗素質刀 向賊人便刺 兩隻小船飛走 未走兩個照面 沈豹兒拚命一槍 向江濤猛刺 江濤向下一伏身 左手的青牌一擋 乘勢將腕子一揚 把槍托到上邊去 他脚尖用力 向前一縱 跳上了賊人的小船 揮動龍鱗素質刀 斜首向賊人劈下 沈豹兒不知利害 把槓向回一收 想來招架 只聽得克察一聲 將槍杆削爲兩段 江濤的手腕力氣未盡 就勢向下一按 把沈豹兒斜肩帶背 揮爲兩斷 江濤將賊船帶回本隊 割下沈豹兒的首級 一脚把死尸踢入江中 首級號令起來 尤通一見不由的大怒 跳上小船 就要自己出去 就見截江鬼張靜 撒頭鬼鄒正雄二人 上前告道 情願出陣 與死去的三個弟兄報仇 尤通吩咐要多加小心 二人答應 張靜手裏分水狼牙鑽 鄒正雄挺手中的一對鋼錐 各自跳上小船 殺出陣來 官兵陣上也出來兩隻小船 爲首一將 白袍銀鎧 手執着方天畫戟 原來是左隊隊長白面書生呂方 那一隻小船上是水上白鷗江涵 手使着一對純鋼鈎鍊拐 二人迎將上來 呂方敵往了截江鬼張靜 江涵敵住了撒頭鬼鄒正雄 雙方未說幾句話 動兵刃交手 大戰起來 截江鬼張靜仗着自己的氣

力大 使着四五十斤的一條分水狼牙鑽 未免的運動不甚靈活 偏遇見呂方是個使方天畫戟的名手 善用鈎挑撥刺以巧取勝的 所以他二人戰了幾個回合 把張靜累了個混身是汗 招架不及 張靜一想 在船上恐怕要吃他的虧 不如下水看他怎樣 遂翻身跳入水中 呂方見他下水 倚了方天戟 拿過畫鵠弓 搭上一枝魚油箭 一面令水兵下水保護船隻 一面站在船頭 注目水面 呂方本來是久住水鄉 焉有看不出來的道理 就見水花一起 早已準備妥當 張靜跳下水去 向着呂方的船隻找來 相離不遠 方向上一翻 踏着水冒出半截身子 仰着頭方想對呂方叫陣 不意弓弦響處 一枝魚油狼牙箭 拍的一聲 正射入哽嚙咽喉 張靜連喊都沒有喊出來 身形向後一倒 不由自主的沉入江底 順水飄流去了 撇頭鬼鄒正雄 正與江涵動手 忽見又完了一個 心中一急 稍一遲緩 便聽見大叫一聲不好 不知又出了甚麼差錯 正是

艖艖壓浪江心碧 劍戟連雲日影紅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六回 敗賊船岳青峯督戰 得妖人于定一出兵

話說白面書生呂方 知道截江鬼張靜下到水中 必然要先冒上來 所以預備下弓箭 等他翻起水花 方一露頭 呂方是一便箭 離着相很近 張靜躲閃不及 拍的一聲 正中咽喉

之上 張靜連喊都沒有喊出來 向後一倒 死尸隨水去了 那邊撒頭鬼鄒正雄 正與江
捨命相撲 二人在船上來往戰了三十幾個回合 這一對鈎鏢拐 與那一對鐵錐 各自施展
各人的解招 絲毫不肯相讓 鄒正雄的力量雖大 究竟不如江涵來的靈巧 處處皆緩慢了
一點 就顯着差了許多 而且在前一次從水底下吃了一回大虧 這一次他又不敢直然下水
只得暫在船面上爭持 鄒正雄被逼的到了船邊上 向後已無再退的餘地 江涵將兩條
鐵拐 使了個二龍出水 向他的兩肋刺來 鄒正雄無法躲閃 只得倒提雙錐 使了個展翅
搖翎 一面向左右一撥身形 向前一轉 直向江涵的懷中搶來 江涵見他這一手的利害
遂將身子向左一斜 伏將下去 右手的鈎鏢拐 照着他腳後跟上一鈎 鄒正雄向上一縱
一個旱地拔葱 跳將過去 還未站穩 江涵並未站起 就勢來了個白虎旋窩 這一手非有
功夫不能使用 全仗着腰腿之間用力 把身子擰轉 就是伏在地下 使用鐵拐 擦着地面
橫掃 跟着一個掃堂腿 旋轉成一個大圓周 專找敵人的下三路 鄒正雄本來方跳過來
站立未穩 江涵倏的又是一掃 鄒正雄躲閃不及 撲通一聲 被掃了一個大筋斗 江涵方
要掄拐向他的腦袋打去 不意他也就勢一打滾 一個鯉魚打挺 咕冬一聲 滾入江中 江
涵那敢怠慢 將身一縱 用了入水雲蛟的式子 追下水去 二人在水中翻江撲浪 又戰了
十幾個回合 恰巧截江鬼張靜 被呂方一箭射死 鄒正雄看見一怔 手下稍一遲緩 被江

涵用拐上的鋼錐一下子刺在右膀稍上，鄒正雄覺着一疼，知道不好，兩腿一登，方要踏水逃走，被江涵用鈎鐮拐擊手一帶，將鄒正雄的大腿給鈎住，向上一拖，拖出水面，早有水兵們看見，使用撓鈎套索，一齊下手，把個活虎的鄒正雄，細綁像傻子一般，給擒了去了。烏則魚尤通，在大船上看的清清楚楚，自己的人出去三個，毀了一對半，連半個也沒，有回來，氣的他三尸神暴跳如雷，跳上一隻小船，親自出陣挑戰，大衆一看，尤通生的頭如麥斗，面如黑漆，一對鈴當眼睛，特別的又圓又大，鼻梁平扁，只有凸着一個大蒜式的鼻子頭，那一張大嘴，一直的裂到兩腮，身體不高，五短矮胖，凸着一個蝦蟆式的大肚皮，一個大腦袋，大的特別，與那矮身體，全不甚相稱了，頭上戴着分水魚皮帽，緊扣着日月蓮子絛，身穿連腳褲的水衣水靠，手中使着兩杆短把五股叉，背後還插着十拉隻槓把五股叉，他這短叉，可以當兵器使用，又可以撒手扔出去，當作飛叉使用，拋出去一隻，再由背後抽出一隻，仍然是兩手把短叉，他的暗器，不用另取，十分的便當，大家看尤通生的這種兇惡的樣子，莫怪他外號叫作烏則魚，當時展翼雲說道：待日出陣，除此惡賊，呂振遠道：要小心此賊的飛叉翼雲答應，跳上一隻小船，退出陣來，尤通看見由官兵陣上，搖出一隻小船，船頭上祀立一個年青俊秀的道士，橫劍凌波而至，相離不遠，尤通喝道：來者何人，翼雲答道：明乃武當鍊氣士展翼雲是也，今日特來誅除爾等妖人，尤通聽罷大怒。

也不再說 將左手的叉一幌 右手的叉直向翼雲的肚腹上刺來 翼雲將身一閃 用劍來
他的右腕 尤通右手向回一抽 左手的叉直刺咽喉 翼雲一翻身 將劍從他腕子底下橫
着 向右一帶 順勢向前一指 來點他的左肋 尤通急向右一轉身 斜跨了半步 左手的
叉立着 將劍撥出去 右手的叉 來刺翼雲前胸 若論尤通的雙叉 使的實在不弱 無奈
今天遇着展翼雲 也是他活該悔氣 兩個人戰了二十幾個照面 尤通漸漸的支持不住 只
能躲閃迎接 兩隻短叉 有點落數發亂 這時翼雲的劍 一步緊似一步 逼將上來 兩隻
小船 也就緊靠着打轉 分離不開 翼雲一劍 向他頭頂劈下 尤通有點急了 使用叉頭
立着來接寶劍 他想將寶劍咬住 尚有一隻手的叉 便可以取勝 寧知道翼雲的這口咳
犀劍 與別的寶劍不同 見他立着叉來接 已明白他的意思 故意不讓他接着 尤通見
寶劍已入在叉股之內 心中大喜 方一偏腕子 想把寶劍咬住 只聽得克察的一聲 不
但寶劍沒有咬住 反將一把五股手叉 削去了三股 還剩下兩股 尤通大吃一驚 聽的一
個箭步 直向後輪縱去 方知道翼雲所用的是口寶劍 再看右手的叉 齊齊的削去了三股
已竟不成個東西 隨手將他拋棄在江中 又由背後一連抽出三四枝短叉來 全都交於左
手 右手一揚 嘩楞的一聲 一枝短叉 直向翼雲的咽喉飛來 翼雲早已留上了神 把頭
一偏 伸出左手 將那枝短叉接在手中 尤通見又送了一枝 不由的大怒 遂放出他的本

領 打出他的連珠飛叉來 一連氣就是上中下三隻 翼雲不慌不忙 一枝一枝的打落到水中 剩下第三隻 翼雲一抬腿 把他踢到了半懸空去了 尤通一見 更加吃驚 心中暗想 此人的本領非凡 若憑實在的功夫 恐難取勝 不如以法術擒他 遂噴出一股黑氣 直向翼雲撲來 悟塵在大船上 看見賊人使用異術 急忙喝了一口水 由遠處斜着一噴 化作一道白光 在半路上便將那股黑氣 打了個烟消霧散 尤通見賊人破了法術 方要另用他法 翼雲一張口 放出仙劍來 一道白光 飛奔尤通的等頂 尤通一見 知道是仙劍 他急忙使法吹劍法 把口一張 噴出一道黑氣 將仙劍托住在空中 旋轉不能下來 翼雲看見 知道法術利害 不敢收回仙劍 恐怕他的妖術 跟着過來 遂一面使用仙劍 一面又將勝臂一搖 放出斬妖劍來 赤的一聲 一道白銀色的劍光 其快似電 光華奪目 看不大清楚 形似一條大四脚蛇一般 直向賊人飛去 尤通一見 以為還是劍仙們尋常所用的劍 一連噴出幾口黑氣 將身體的周圍籠罩起來 這是妖人保護自己的要法 就是手使着刀槍劍戟 也攻不進去 身體四圍 如同蓋上了一口鐵籠的一般 尤通以為四外佈置了黑氣 就不要緊了 那知道翼雲的這口斬妖劍 與尋常的仙劍不同 他是端為破妖法而設的 只見那面白銀色的劍光 赤的一道 穿透了黑氣 如同一道銀綫 直往賊人的泥丸 就見尤通被那劍光一射 打了一個寒噤 混身瑟瑟顫顫 似被冰雪凍的發抖 一動也不能

動了等那劍光向下一落，滴溜一轉，斗大的一顆人頭，滾落在船板之上。賊人見主將已死，一陣大亂。呂振遠將令旗一揮，即命擂鼓。官兵吶喊一聲，左有江濤呂方，右有江涵顏秀，率領着許多的快船，由兩翼抄將上來。賊人的大船，全都船頭向下，一時掉轉不及，想要逃走，須向上水頂着急溜，所以動轉，萬趕不上小船來的靈活迅速。霎時之間，被官兵撓鈎搭住了許多，連小快船也被攔住了不少。逃走的並沒有幾隻。江涵領着快船，靠北岸抄到上游，截去逃走的賊船。江濤沿着南岸，來搶沿岸的碼頭，不大功夫，已將江面上肅清。賊人的船隻，差不多算是收容了全部。江岸也被江濤佔領。裡邊賊人設置的文職，早已跑了個干干淨淨。江濤呂方等，領着人將城裡城外，全都搜查了一遍。見已無賊人的踪跡，方請岳欽差進城。岳青峯同着悟塵呂振遠、道源及許雲城等師兄弟四人，另外帶了一千名水師登岸入城，出示安民，並辦理報捷的文書。又將地方上的正紳，請出來辦理本她的事務。展翼雲同着江涵顏秀，將賊人投降及俘虜的大小頭目等，分別處理，並將擄獲的賊船，收容分配，改編大小船隻，分隸了編入各隊。費了好半天的功夫，方纔料理清楚。燕穎兒彭振國等，在塗山上邊，看見水師大獲全勝，遂即分兵超過山路，攻取江北縣。到了城下，賊人早已逃走，剩下一座空城。原來蔡化毛二飛兩個人，派人打探水師的情形不佳，一連個三陣，全是損兵折將。後來尤透自己出戰，看看的也是不中用。法術又被人

家給破了 知道決不能取勝 二人商議 不如及早先走 免的官兵到來 再走不脫了 所
以 二人悄悄的拔隊 順着出城都的大路 一直的退去 一面派人先到教主于定一那裡
報告戰敗的情形 請他速派大兵救援 及至官兵到了江北縣 他二人率領殘兵 早已去遠
了 燕顯兒彭振國等進了城 隨即分派東方猛文凌雲劉玉瑞四人 仍率先鋒隊一萬 順
着大道 追趕賊人 當晚岳青峯招集各將官 在行轅之中 會商進攻城都 剿滅賊人的辦
法 悟塵說道 現在已竟佔領了第二段寨算是完畢 大功告成了三分之一 只餘下一段落
了 但是這最後的一段寨 要與賊人的教主于定一 決定雌雄 必有一場惡烈的大戰 若
能戰勝 則收全功 當必不遠 可是敗不得的 若是一敗 川中的情形 十分困難 不容
易退出去 所以這第三段落 關係十分重要 當時議定水陸兩師要分開了進行到城都 全
是旱路 沿着大道 頭一站是壁山 再向前是大定資中資陽簡陽 前邊就是城都了 這一
次行進大隊 不可離先鋒隊太遠 防備賊人大隊 一湧上來 救應不及 被他一個一個的
擊破 必須將先鋒隊與大隊的距離縮短了 至於水師 此次用不了許多 而且防備賊人
繞過來攻擊 故請呂老莊主 帶着水師大隊 要在此處坐鎮 並催廣義李老義士 帶領
後路軍 也到此駐防 由水師之中 挑選一部分精銳 歸展翼雲率領 於大日先到瀘州
然後向北入沱江 經過富順內江到資中 可以與陸師合到一起 再向北走 經過資陽簡陽

這一段路的江流 與大道平行 完全在一道綫上 彼時可以相偕作戰 過了簡陽 陸師順大道轉向西北 直攻城都的南面 水師順江流向正北直抵金堂新都 可以出城的背後 攻打他的北面 依我想 賊人的水師連次失敗 必定沒有多少的船隻 多大的兵力了 這一段落 雖然以陸師爲主 而水師的援助 也很重要 大衆聽悟塵所說的甚爲精詳 岳青峯卽傳令照辦 將前軍與中軍合併到一起 由自己率領 卽日順大道前進 水師歸展翼雲併江氏昆仲自行挑選 呂飛霞劉玉芙文玉蓉二人 也要跟隨前往 翼雲等選擇好了大小戰船四百多隻 仍由江氏弟兄率領 小船在前 卽日向瀘州出發 呂發遠帶着呂方顏秀鎮守 單說的是岳青峯同着悟塵燕穎兒 率領衆將 渡過了大江 與彭振國會齊 就在江北縣一帶 點驗兵馬 正要預備出發 忽接到先鋒隊的報告 是東方猛等率隊追趕賊人 己竟佔領了壁山縣 得着細作的報告 說賊匪的教主于定一 接到巢穴失陷 水師全軍覆沒 都教總魏熊兒不知下落 其餘諸將大半陣亡的信息 于定一極爲震驚失次 坐臥不安 只得命手下的一班教總們 整頓人馬 預備自己親征 便點定了抄水燕子周清 穿雲神吼杜羽 二人爲左右先鋒 點起馬步三軍 足爲七八萬之多 號稱爲十萬 于定一這一日 親自焚香告天 放砲祭旗 正要拔隊起行之時 忽然轅門上來報 說是魏都教總回來了 還帶着好幾個奇形怪狀的人 要見教主 于定一聞聽大喜 卽命快請進來 並令左右代表出

去迎接 不大的功夫 全都進來 于定一離位相迎 魏熊兒先上前拜見 然後一一的介紹 頭一個便是魏熊兒的師父巴叻布 于定一將他一看 只見他頭戴黃緞子喇嘛的桃兒帽子 身穿茶色緞子長袍 外邊撒着一疋大紅綢子 纏於左臂之上 右手抱定一隻鐵如意 足穿黃緞子畫花捲頭撒尖的僧鞋 生的面似姜黃 短眉毛 小圓眼睛 尖嘴縮腮 微有鬚根 長鼠鬚 細長條子 年約有五旬多 二人彼此行了個相見的禮 于定一向他身邊一看 嚇了一跳 後邊跟着還有兩個人 一個是個頭陀 生的頭如麥斗 其大無倫 一腦袋的螺絲轉的頭髮 前邊齊眉 後邊是蓋肩 著頸頭上 扣着一個二指多寬的月牙紫金箍 看面目 面似棗皮 紫中透亮 兩道疤疽眉 一對鈴當眼 獅子鼻子 火盆口 猛一看 真如同廟門前邊的石頭獅子一個樣 身體生的不高 脖粗項短 腰六十圍 兩隻膀子 又生的特別的長 手中提着一條碗口粗細的鐵鐵禪杖 穿着一身黑色的僧衣 下邊是高打裹腿 赤着脚 綁着多耳麻鞋 脚腕子套着一對金環子 這是魏熊兒的師叔 名叫哈番 綽號人稱通臂頭陀 他有一樣特別的本領 兩條膀子是活的 左右可以相通 比如右臂一用力 能伸出來有兩條膀子長 左臂縮回去 一點也沒有了 左臂若是向外一拱 也如同右臂一樣 可以接長好幾尺 則右縮臂回去 只剩下一隻手 而且他力大無窮 精通武藝 那一個生的更加奇怪 身長足有八尺 膀乍腰圓 面如瓜皮 藍綠相雜 兩道紅眉毛 一雙

黃色怪眼睛 翻捲着二孔朝天的鼻子 上下撇着兩道極厚的嘴唇 嘴角上露出兩隻大獠牙 來 左右兩隻大耳朵 穿着碗口大小一對金環子 耳朵上邊 蓬蓬鬆鬆的露出兩撮子紅毛 來 頸戴一頂象鼻子兜金盔 身穿紅銅大葉甲 足登水牛皮的戰靴 懷中抱定一對反掌獨脚銅人槊 每隻足有一百多斤 這種兵器 氣貫兩個人形 有一隻手 伸着兩個指頭 一直的向上 那條膀子 灣在頭頂之上 可以用它刺人 下邊就有一條腿 一隻脚 使兵器的人 手握着他的脚腕子使用 其餘全身如同人一個樣子 又與那童子槊 非力氣大 不能使用 這個怪人 是西藏南邊上有個尼泊爾 他的都城 名叫加得溫郡城 與後藏就隔着喜馬拉雅山脈 那人便是尼泊爾國王的第二個兒子 名字就叫作加得溫太子 他自幼生的力大無窮 形狀偉異 在十七八歲上 曾空手打死一隻象 那象用鼻子捲他 他空着兩隻手 抓住象鼻子 用力一擰 被他把象擰的倒在地下 提起腳來向着象的頭頂一踢 這一脚 生把象的腦髓子踢碎 這種神力 真是令人可怕 而且他生的皮糙肉厚 一身的象皮 刀槍砍刺在身上 全不要緊 比練成鋼金鑽單鐵布衫還利害 就是生性暴烈 殺人如同兒戲 老國王雖然喜愛他 但是全國的人 全都怕他 老國王在着的時候 要立他為太子 全國的人 都很反對 等老王死了 大眾扶保他哥哥繼位 就把他給趕出國境來 當時加得溫太子 無處投奔 他自己一個人 超越過了喜馬拉雅山脈 跑奔西藏來 到了

藏中舉目無親，後來淪落的幾乎成了乞丐。藏中活佛聽見說纔把他敢留起來。那巴拉布自從在北京賊穎兒紅走他，他也無臉再回去，便一直的跑到西藏來，重新練習本領，預備尋找武當門下報仇。他見哈番與加得溫太子，有這樣的奇異的本領，於是深相結納。三個人，在藏中每日在一起，結合成一氣。藏中的活佛，見他們如此連絡，也很駭怕。後來巴拉布覺出來，向活佛說明，爲的是尋找武當門下報仇的，決無他事。一再表明了，活佛方纔放心。巴拉布又苦心孤意的煉了許多的本領，又煉了幾樣法寶，自以爲天下無敵了。正想去尋找武當弟子，可巧魏熊戰敗，弄的狼狽不堪，又被寶珠打成內傷，成了個堪堪待死的樣子。勉強支持着，跑到藏裡，見着師父巴拉布哭訴一番，又是被武當弟子燕穎兒所敗。懇求師父替他報仇。巴拉布一聽，只氣了個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便拿出丹藥來，先治好了魏熊兒的內傷。魏熊兒病好了，又要煉劍。巴拉布說道：煉劍費的時日太多，恐怕等不及。於是立時煉會了幾種法術，可以保護身體，比劍術還來的快。魏熊兒學會了，便請即又扶助于定一。官兵佛邊的對頭，正是燕穎兒一班人。巴拉布聽說，便答應下來，遂即去約哈番與加得溫太子二人，說明了原委。二人因與巴拉布交情很深，也就一口答應。於是四人離了西藏，一直的到來，恰巧遇見于定一正聽出兵。四人便投轅門請見。魏熊兒向于定一挨着介紹了一遍，並辭述了各人的本領。于定一聽罷，大喜過望，即令人大排酒筵。

與巴拉布等接風 立時下令 封巴拉布爲正軍師 哈番爲副軍師 皆尊之以師禮 封加得
溫太子爲大將軍 待以客禮 魏熊兒仍供舊職 賊軍中新得這四個怪人 於是精神大振
不似前時那種垂頭喪氣的樣子了 再說過度流星蔡化 野雞翅子毛二飛二人 率領着殘兵
敗將 退到大足縣 聽見說于定一教主 親自帶十萬大兵 由城都出發 卽日就要來到
所以他二人心想 前面雖有勁敵 也不好再退 只得死守大足的城池 這大足縣城的東南
面上 對着壁山的大道 到很平坦 並無阻隔 背後西北面上 正靠城有一道江水 將後
路赴資中的大道截斷 恰恰的犯了個背水的毛病 蔡化看了這情形 心中雖然明白 也屬
無法 又得着樛子報告 說岳欽差率領着全軍數萬人 已到了壁山城裡 東方猛等四員勇
將 率領着先鋒隊一萬多人 就要來攻打大足 岳青峯並不在壁山城裡站脚 遂卽率領全
軍 要跟着先鋒隊前進 蔡化毛二飛兩個人 議定決不出戰 死守城池 過了兩日 果然
官兵漫山遍野而來 離城不遠 紮了好大的一片帳棚 只見那帳棚的中央 設立了中軍大
帳 上面插着三軍司命的大座纛旗 二人看罷 知道岳欽差確實是自己來了 賊人們看見
這種情形 一個個嚇的面目失色 不寒而慄起來 本來是戰敗的兵 又加上這種威勢一壓
迫 兵心已散 個個都懷着逃走的心 蔡化見衆心如此 城池也不守了 遂與毛二飛商
議維持的方法 毛二飛想了半天 也是沒有法子 咬牙發狠說道 事已如此 真沒有

好法子了 除非官兵自己死了 方能解圍 蔡化聽他這麼一說 倒想起一個法子來 遂說道 我二人平帝端以蹤跳飛走著名 到如今何不趁着黑夜 前去行刺 僥天之倖 若能將他們的元帥刺死 官兵不戰自亂 不但解了目前之危 而且立這場功勞 可不在小處 如此一說 毛二飛聽了 高起興來 二人遂秘密的商議了半晌 決心如此去作 等到黑夜 二人換好夜行衣 帶上應用的東西 越城而出 直向着官兵的中軍大帳而來 正是

陣上明槍容易躲 夜間暗箭最難防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七回 賽鍾馗救渡毛二飛 岳青峯會戰于定一

話說過度流星蔡化 野雞遛子毛二飛二人 決心前去行刺 等夜裡正趕上月初的時候 只斜掛着一鈎新月 滿天的星斗 二人挽好三叉繩口的夜行衣 收拾緊趁利落 帶好應用的東西 悄悄的越城出來 只見官兵的那一片營盤 燈火之光 上冲霄漢 二人各自施展飛行的本領 不一刻的功夫 早到了營盤附近 隱身在黑影子裡邊 有時向前 恰如狸躍 爲有是伏地 作爲蛇行 竟被他們摸過了幾重帳棚 離着中軍大帳不遠 二人伏在地下 偷着觀看 只見大帳週圍左右後三面 都紮着些個小帳棚 裡邊全張着燈光 二人爬到左

首小帳棚的後邊 正想設法向裡偷看 先聽見裡邊有人說話道 天色不早 我該出去巡視一周了 又聽得一個年青的聲音說道 巡視的甚麼 莫非這千軍萬馬的營中 還怕闖賊不成 又聽得那人說道 你也不要這樣說法 賊匪之中 甚麼樣的怪人全有 總宜小心點爲是 並且我覺着今夜有點心動 莫非要出甚麼事故不成 蔡化他二人借着帳棚有縫子的地方 向裡偷看 就見說話的那人 正是足智多謀你許雲城 穿着一身的道裝 旁邊有個少年 正是單身大鬧葫蘆玉的燕飛雲 二人將兵器放在面前 對坐着談話 蔡化認的 知道這兩個人不大好惹 急忙爬到一旁去了 毛二飛不知道 見蔡化驟開 也悄悄的跟過 到了遠的地方 二人伏在一處 毛二飛小聲的詢問蔡化 蔡化簡單的答了兩句 毛二飛方知道 二人的利害 蔡化二人不敢再到左邊去 繞到大帳的後邊 見那幾個小帳棚裡 不過是些當差的戈什們 二人方才放心 敢到跟前 天已不早 漸漸的都熄燈睡下去了 二人方要尋到大帳的後邊去 忽聽得左邊有人走來 嚇的他兩個忙向幾塊石頭後邊一伏身 後邊還有幾顆大樹遮着 很可以隱藏身體 二人方伏好了 就覺着有一道黑影 如同小鳥 由頭頂上飛過去 毛二飛還沒有覺出來 蔡化抬頭看了一看 沒有甚麼 也就罷了 竟願前邊只見來的正是許雲城燕雲飛二人 手提着兵器 在大帳週圍巡視了一回 走到那石頭的 前面 燕雲飛說道 師兄 你看那樹上彷彿像個人影子 許雲城就地下拾起一塊石子 倏

的一聲 向樹上打去 二人站在那裡 側耳細聽 聽那石頭子打的樹葉子疎疎作響 並碰在枝幹上的聲音 然後拍達一聲 石子落在地下 許雲城道 沒有甚麼 二人又立了好一刻 方才轉到右邊去了 將蔡化毛二飛嚇的伏在地下 真如同死人 莫說是動轉 連大氣也不敢出來絲毫的聲音 在許雲城投扔石頭子的時候 他們知道許燕兩個人 全是有名精明強幹的好手 倘一疏忽 便有性命之憂 嚇的他二人伏在地下 恨不能將自己的身體與土石俱化了 僥天之倖 竟被他挨命的一般 居然挨了過去 等許雲城二人走遠 蔡化毛二飛 方敢爬出來 看着雲城雲飛二人 回到左邊的小帳棚裡去了 又等了一刻 別的帳棚裡 全都息燈睡了 惟有雲城他二人的小帳棚 依然點着燈光 只是不睡 蔡化想了想 方纔明白 必定是他二人今夜值班 若是如此 他二人總不會睡的 便悄悄的同毛二飛商議 我們既然來了 豈可空回 不如乘機下手 兩個人便壯了壯胆子 向着中軍大帳的後邊爬過來 爬到帳棚跟底下 居然沒有驚動着人 向裡細細偷聽 一點聲音也沒有 遂用刀尖慢慢的將帳棚劃開一道縫 向裡一看 只見中央地下 放着一架長案 周圍擺設着幾張坐位 案上有個小木架 插着令旗令箭 地下還放着一座衣架 架着元帥的盔甲 旁邊立着一杆虎頭鑿金槍 靠東面支着一張短腿的矮床 上面荷衣而臥 睡着一個人 面向裡 看不出面貌來 大約就是岳欽差了 床頭還倚着一隻青銅降魔杵 帳棚中間 由頂

上垂下一盞玻璃燈 床前邊還有一隻長腿蠟燭台 上邊插着一枝紅色的長蠟燭 已竟結了很長的一段蠟花蕊 二人看了個很清楚 心想將帳棚後邊劃開了 跳將進去 向床上就是一刀 或斫或刺一下子 回頭就跑 若是在東面上雖就近一點 第一怕是被許雲城二人看見 第二又怕離的太近了 把裡邊的人驚醒 所以反不如離遠點 從後邊動手合宜 因此二人便往北面上動手 輕輕的將帳棚劃開 劃了很大的一道口子 蔡化定了定神 叫毛二飛給他巡風 他方要爬將進去 剛將腦袋向裡一伸 猛聽得在外邊高處有人大喊 道 有刺客了 大家快點醒來 這一聲不大要緊 喊的囚下裡的帳棚之中 都有些個動作起來 把蔡化毛二飛二人 嚇的一大哆嗦 退出來 拔步就要逃走 只見眼前黑影子一幌 早有兩個人 攔住去路 一看正是雲城雲飛二人 一個手提控峒劍 一個掄動靈寶刀 便大聲喝道 賊人休走 胆子真不小 敢到這裡來行刺 囚外的帳棚裡 都有接應的聲音 蔡化心想事已如此 不知何人喊叫 給開這種的玩笑 只得拚命的向前 一面動手 一面設法逃走 毛二飛看囚外官兵救應的人 就要趕到了 他用短刀向着雲飛一路亂劈 雲飛不慌不忙的 用靈寶刀一接 只聽得克察一聲 將毛二飛的短刀削斷 毛二飛嚇的魂飛天外 登開兩條飛毛腿 向東北嶺山的地方逃走 雲飛那裡肯捨 從後面如飛向趕來 蔡化這裡被雲城的劍圍裹住了 想逃也逃不出去 後邊有許多官兵 也趕到了 他真急了 用刀也

劈一路的亂斫，雲城無法再掄活的，只將劍花一緊，只聽得克察一聲，把蔡化的腦袋立
幸，成兩片，蔡化自葫蘆玉僊倖漏網，奔走數千里，自己不知道改過，今時仍是死在此處，
着番城斬了蔡化，只見白道源雲峯雲鳳都趕了來，回頭再看雲飛，提看靈寶刀，如飛的一
提，向東北上追趕那個小矮子去了，大家各提着兵器，也隨後跟了上來，看那矮子，兩腿
般短，跑的非常之快，猶如野鳥投林，直向東北上的山崗奔去，眼看他要進入黑影之中，
雖而後邊的人，追趕的很緊，相離不遠，借着火把之光，尙能看見，到了山下，只見他如
只猿猴，連竄帶躍，爬將上去，大家一見，遂說完了完了，跑了不好捉了，正在無可如何，
忽然半山之間，跳出一個大漢，疾如鷹準，恰似蒼鷹捉兔，一把抓住那矮子的頭頂，給
一起來，矮子的刀，被雲飛割斷，空着兩隻手，又被那大漢攔住，懸着兩隻腳亂登，大家
部怔之間，那大漢提着毛二飛，走下山來，大家全都不認識，借着燈火之光，仔細一看，
肯見他穿着一身的道裝，體資魁偉，兩道朱砂眉，一雙碧瑩瑩的眼睛，鼻直口方，額下一
是紫微微的虬髯，背後背着一口長劍，猛一看，恰似畫上的鍾馗顯靈的一般，大眾看罷，
全都發怔，許雲城向前說道：道長請了，方纔有人呼喚有了刺客，想必就是道長所爲，多
豪指示，在下等感激不盡了，那道人笑着，點了點頭，許雲城又道：不知道長高姓大名，
同賜教否，那道人答道：在下姓鄭，名叫天飛，那于定一便是我的師弟，此次奉師命下山

辦理一件事 故意特來拜訪諸位 王雲峯聽了 向前說道 江湖上人稱千里獨行賽鍾馗 到 莫非就是閣下嗎 那道人答道 那就是在下的號 雲城道 此處並非講話之所 請的帳棚中一談如何 鄭天飛點頭應允 大家一同到了一座寬大帳棚之中 大眾讓坐 那道人始終沒有放手 一總拉着毛二飛一起走 並告訴他道 你不要害怕 我下山就是爲你來的 讓坐之後 令毛二飛坐在他的眼前 說道 于定一的出處 大概諸位全都曉得了 自從他被敵家師知微子驅逐下山之後 不意他作出這麼大的罪孽來 敵家師近日也要下山 幫助官兵早日平定邪教 以救百姓的塗炭 此次命小可先來這一蹙 爲的就是這毛二飛 他前生是敵家師看守洞門的一隻白猿 後來自恨不得人形 不能成爲正果 所以他投胎下世 無奈他根基淺薄 迷了本性 墜入邪教 敵家師算着他 就要遭劫了 所以命小可前來 擬向諸位面前懇求 帶他回山 不知諸位肯容情否 許雲城等聽說 便一口應允下來 鄭天飛聽了大喜 大家正在談論 有人進來說道 岳欽差有請鄭道爺談話 原來早有人將方纔的情形 稟明了岳青峯 故派人來請 大家遂陪着鄭天飛到了中軍大帳裡 見了岳青峯 施禮讓坐 鄭天飛又把方纔說的話 述了一遍 並說道 小可奉命之後 先到賊人軍中 探聽毛二飛的行動 方知道蔡化同他商議前來行刺 小可便暗地裡跟了他來 看他們這種胆大妄爲的動作 故意的大聲喊叫 將諸位驚醒 我便好乘機活拿毛二飛 懇求欽

差 施恩格外 將毛二飛賞給小可 好帶他回山 岳青峰也慨然應允 並想備一分禮物 請鄭天飛順便帶上山去 聘請地師徒二人下山 幫助剿除教匪 鄭天飛也答應了 即令毛二飛過來磕頭 謝過欽差不斬之恩 並對大家也行了禮 又叫毛二飛到城裡 把所有的賊人都招降過來 有不願意投降的 即時將他趕出去 把大足城池 獻給了官兵 毛二飛答應 辭別了衆人 到城裡去辦 果然未到午時 已辦理清楚 將城門大開 城裡的人都帶出來交給官兵 他硬隨着鄭天飛 回翠薇峯去了 岳青峯命人辦了一份聘書 附帶着一份聘禮 交給鄭天飛帶了回去 鄭天飛也不客氣 收起聘書禮物 辭別了衆人 帶着毛二飛飄然而去 這裡官兵進了大足城 把投降的人 分編在各隊中間 遂即令人向前打探未過一天 早有人回來報告說 于定一同着幾個妖人 率領十萬大兵 出了城都南來 現已離此不遠了 岳青峰接得報告之後 准備自己出馬迎敵 次日一早 岳青峯升帳 左邊坐的悟虛禪師 右邊坐的燕穎兒白道源師兄弟二人 從傳令命東方猛文多凌霄劉玉璫四人 仍爲先鋒隊 率領本部一萬人馬 向資中方向偵查賊人 本軍的大隊 隨後跟着前進 又令彭振國哈楞額王友益苗得兩四人 率兵一萬 爲左翼隊 向內江縣方面 與展翼雲所率沱江中之水師連絡 俟中路大隊與賊人觸接相持的時候 即會同水師 進攻資中的左側 又令許雲城王雲峰周雲鳳燕雲飛四人 率兵一萬 爲右翼隊 向安岳縣方面 防備敵

人繞攻也等着中路大隊與敵人交手時 卽率隊進攻資中的右側 命李廣義李貞娘龍應時等爲後路隊 辦理接濟 並與呂振遠之水師連絡 其餘的皆爲中軍大隊 歸自己同着悟塵穎兒白道源率領 跟隨先鋒隊前進 分派已畢 卽時拔隊 單說先鋒隊東方猛等 派出的哨馬 已探得賊人隊等到了資中的南方 兩下裡相距不過幾里路了 東方猛便令隊伍團集起來 預備交戰 方整理妥當 已看見賊人的隊頭 東方猛等四人 遂指揮隊伍 殺上前去 雙方排開陣式 射住了陣脚一看 原看也是賊人的先鋒隊 抄水燕子周清 穿雲神吼杜羽二人 率領賊人 也不過一萬多人 杜羽性急 催動戰馬 橫看三夫兩刃刀 出陣挑戰 文彖催坐下花斑豹 手中倒提鎗鐵槩 迎出陣來 杜羽一看文彖 前在雙府 已竟見過仗的 是仇人見面 不再答話 掄動三尖兩刃刀 向文彖頭頂便斫 文彖橫槩向上一迎 不意他將刀向回一抽 又直對文彖的咽喉刺來 文彖笑道 賊子又學了新刀法 故繩前來賣弄 嘴裡說着 將槩立起 向外一撥 回手就向杜羽頭頂打下來 杜羽不敢接架相還 將馬向外一帶 驟將過去 二馬鏽鎧之間 他又是一刀 向文彖腰部刺來 文彖向前一伏身 驟過刀去 扭轉狼腰 回頭一槩 向他背後刺去 杜羽催馬向前一躍 此次杜羽果然學伶俐多了 他一味的驟閃 不與文彖的槩碰在他的刀上 勉強支持了十幾個回合 時刻一久 難免下手有稍微緩慢之處 這一次 文彖故意的賣了一個破綻 引誘他一刀斫

來 他再想收也收不回去 文彖用力對准他刀上一擡 只聽當郎的一聲大響 那口三尖兩刃刀 已從杜羽手中飛將出去 文彖即用槊打來 杜羽一轉馬頭 向回一躍 原本是心想逃走 不意文彖的槊來的飛快 拍察一聲 把他坐下的馬後骨 打了個稀爛 翻筋斗將杜羽摔在地下 文彖向他疾呼一聲 杜羽真也不弱 一個鯉魚打挺 縱將起來 常言說的好 大限已到 神仙難逃 那知道東方猛在後方掠陣 見杜羽十分狡猾 又恐怕他使用法術 文彖吃了虧 所以他掛起方天畫戟 由飛魚袋裡拉出那張硬弓 抽出一枝大羽箭 早就紮好了扣子 藏在旗影裡邊 在那裡等機會 可巧杜羽跌在地下 他又縱起來 腳還未曾站穩 被東方猛颯的一箭 真是弓硬箭快 杜羽躲閃不及 這一箭 斜着穿了個透心的涼 可惜杜羽學了許多的法術 還未曾使用 也是他甚貫滿盈 死屍栽倒在地 周清一見 大吃一驚 想救也來不及了 他看着杜羽陣上的出乎意料之外 不覺的忽然發怔 凌霄東方猛見射死杜羽 報了當年不共戴天之仇 心中大喜 即揮動三軍 衝殺上去 周清心中難過 無意迎敵 率領着人馬 且戰且退、 一直的退歸資中城裡去了 東方猛等恐怕賊人大隊趕來 故也不十分急追 見賊人退到資中城下時 便也收隊停止 等後方官兵大隊趕到 前去報告斬賊將杜羽的情形 岳青峰聽了大喜 將杜羽的首級號令 記上了東方猛文彖二人的功勞 遂令三軍選擇地勢 安營紮寨 專等次日與賊人大隊交鋒 再說周清退回

賚中城裡 于定一的大隊 也來到了 周清便將杜羽陣喪的情形 突訴了一番 于定一也是甚爲傷感道 明天出陣 誓兒報復此仇 周清因爲杜羽自幼一起長大的 又是他叔叔的徒弟 近年以來 所有的行動 都是杜羽出主意 他這一死 真如同折了手足的一樣 周清遂向于定一懇求辭去先鋒的職任 于定一向不允許 周清落淚說道 杜羽一死 剩下鋒己一個人 實在担負不了這大的責任 于定一再三的挽留 周清一定的不肯幹了 把先鋒印交將出來 于定一無法 見他是決意不幹了 遂又派了弟兄二人作先鋒 一個叫作武丁神伍弼 一個叫作顯道神伍相 弟兄二人 都是身長力大 武藝超羣 他二人接了職任 作爲先鋒 周清交代過了 自己回到帳中 越想越難過 想來想去 猛然間覺悟近年以來所作的事情 都不大合乎人情天理 與以前叔叔所講的 似乎全都相背 而且這種邪教 眼看着就要滅絕 杜羽之死 完全是他自己找的 饒很不足可惜 又想到自己身上 覺着危險萬分 是走錯了道路 若再不想法子 也鬧個身死名裂 如此一想 不由的冷汗夾骨 流將下來 周清遂自己收拾收拾 連夜的來了個不辭而別 暗自改名換姓 入山修行去了 次日有人報知于定一 全都因爲大戰在前 沒有把這小事放在心上 任憑周清走去 大家也都不題了 次日一早 于定一同着巴拉布哈番加得温太子魏熊兒等 出了八威大隊 點起三聲大砲 旗幟招展 殺氣騰空 約有數萬人之多 出了賚中

直向官兵的營寨，浩浩蕩蕩，殺奔前來，走了不遠，聽得官兵營中，也是火砲震天地，一聲一蔽太陽，官兵大隊分列出來，真是人強馬壯，甲亮盔明，兩方的先鋒，率兵由兩翼前進，彼此射住了陣角，雙方都排成了陣式，但只見官兵方面，正中間一座大纛旗，上邊繡着斗大的一個岳字，大旗之下，站的便是岳青峯，他頭戴鳳翅金盔，二龍鬥寶的金抹額，頭梁門洒着一大把紅纓，身穿鎖子連環甲，腰繫獅蠻帶，束定了如同明月的一面護心寶鏡，足登虎頭戰靴，跨下一匹火龍駒，鞍橋旁邊得勝鈎上，掛着一杆虎頭鏢金槍，左邊飛魚袋中，一張畫雀弓，右邊一斛皂羽狼才箭，看面目，兩道劍眉，一雙環眼，鼻直口闊，赤紅臉，微有掩口的紫鬚，他懷中抱定了令旗令箭，立馬不動，儼如山岳一般，左邊站着悟塵，右邊站着燕穎兒白道源，身後跟隨着高高低低的一班戰將，岳青峯此時勒馬停蹄，向對陣仔細觀看，只見正中間，也是一座白緞大纛旗，上邊繡着黑色的太極八卦圖，大旗之下，站定一人，生的相貌倒還清秀，一張淡黃的面孔，兩道蒼眉，一双細眼，尖尖的鼻子，薄薄的嘴唇，留着兩綰八字的胡鬚，穿着一身的道裝，頭戴青緞子九梁如意道巾，迎門訂着一顆明珠，約有龍眼大小，身穿黃緞子道袍，上面平金絲綉陰陽魚的八卦，內襯着魚鱗細甲，腰繫杏黃水火絲條，脚下是白綾子高筒襪子，朱紅緞子的雲履，腳間跨定一對雌雄劍，他懷中也抱着令箭令旗，坐下一匹白龍馬，這想必就是干定一，在他左首，站

善一個喇嘛。岳青峯認的就是在北京被類兒趕走的巴拉布。右首站着奇形怪狀的一個佗頭。還有兇惡異常的一個大漢。這兩個便是哈番與加得溫太子。于定一後邊也跟着羣妖頭。妖驗的許多怪物。于定一催馬向前叫道：「請岳元帥上前答話。」岳青峯便催馬走出陣來。于定一問道：「來者可是岳元帥嗎？」岳青峯答道：「然也。你可是于教主？」于定一連道：「不錯。本教主替天行道。」岳青峯道：「爾等邪教，有何道可行？」自古以來，妖言焉能成其大事。不過茶毒地方，蹂躪百姓。本帥只知救民於水火，剷除妖孽而已。其他不知。于定一道：「汝若歸順本教，不失列土分茅之位。」岳青峯怒道：「信口胡說。天下大事，爾等何知？不過假借名義，從事撓亂，滅亡之禍，即在目前。尚不知自省，待本帥先除去你這羣妖人，免的流毒遺患。」說罷，勒馬回陣。便問道：「何人與我擒此妖賊？」一言未畢，身後轉出一將，頭戴青尼得勝盔，雙叉尾，身穿魚鱗馬甲，灰布缺襟的戰袍，跨下一匹青宗馬，生的身長力大，闊目疏眉，手中提一口大砍刀，大衆一看，原來是京旗的一個佐領，名叫奎壽。素常以力大出名，手中的刀，約有三十多斤。當時討令出陣，岳青峯吩咐小必，奎壽答應，催馬橫刀，跑出陣來。于定一身後一聲怪叫，出來一個怪物，身高足有八尺，坐下一匹西方大宛的棗騮馬，真是人高馬大，生的面如生蟹蓋，青綠相雜，紅眉怪眼，翻鼻捲唇，頭戴象鼻兜金盔，身穿赤銅大葉甲，手提一對翻堂獨脚銅人槊，跑出陣來。一聲怪叫，恰似狼號。

的一般 正是那加得温太子 奎壽一見這種兇惡之像 先嚇一跳 二人答話 未戰幾個回合 早被加得温一槊 將奎壽打了個腦漿迸裂 死於馬下 大衆都驚駭失色 此時右翼陣角上 惱了一位英雄 催動坐下花斑豹 手中倒提鐵槊 迎出陣來 大衆一看 正是鎮八方賽存孝文彖 一馬迎出陣來 二人到了一起 比較起來 大爲懸殊 文彖生的身長不足五尺 面黃肌瘦 如同害了多少天的大病 比加得温太子 矮了半截 那加得温一看文彖這種樣子 不由的哈哈大笑道 病夫你活的不耐煩了 我勸你及早回去 免的身死沙場 還是回去壽終正寢罷 文彖大怒罵道 醜怪 你有何本領 敢如此誇口 來來 我先與你拚上數百個回合 加得温聽罷 也怒起來 手起一槊 向文彖頂門打來 文彖也不鬆閃 用手中的鐵槊 向上一架 只聽得當的一聲 將那獨腳銅人槊 磕的迸起老高 震的他膀臂一麻 那槊跳回來 幾乎碰到自己的頭上 加得温大吃一驚 正是

任君雖有無窮力 今時相逢對手人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八回 悟塵師計斬二番將 燕穎兒法敗巴喇嘛

話說加得温太子 看着鎮八方賽存孝文彖 生的身體過於瘦小 如同病夫 那裡看到眼 遂單手掄起聖掌獨脚童子槊 照准文彖頂門上泰山壓頂的一般 打將下來 文彖也不鬆

因 使用鑊鐵槩 用力向上一擡 只聽得當的一聲巨響 把那童子槩震的跳起來老高 加得溫太子 並未留神 震的膀子一麻 童子槩反跳起來 幾乎撞在自己的頭上 如同打在大鐵墩子上一樣 方始吃了一驚 知道文彥力大無窮 是個勁敵 正在暗想 文彥的槩向自己的咽喉刺來 這一次 他兢兢業業 不敢大意 用童子槩撥開 二人一來一往是兩條短槩對着一條長槩 捨命相撲起來 正是棋逢對手 將遇良材 好一場惡戰 起初還看見三條槩 來往還擊 到後來 就見他二人連面目都分不清 化作兩片光華 滾滾滾去 又聽得叮叮當當 金鐵相觸 猶如刀劍店裡打鐵的一般 二人來往大戰了一百多個回合 兩陣上的人 全都看得呆了 此時京旗營中 有一員驍騎校 名字叫作全福 他與佐領奎壽 沾點親戚 因為看見奎壽被加得溫打死的復慘 他心中十分難過 本想要與奎壽報仇 又見賊人十分的兇惡 自己的能力不足 恐怕出去 也是白送禮 只得忍痛於心 後來看見加得溫太子與文先鋒官激烈的惡鬥 不暇他顧 全福催馬出來 假作爲掠陣 他本能打鍊子錘 想冷不防 給加得溫太子一下子 能打死他更好 不然 他手中一遲緩 一定可以被文先鋒官將他斬首 如此豈不報了奎壽的也 而且自己還立一點功勞 心中想好 便將鍊子錘預備妥當 催馬由旁邊慢慢的渡將過來 相離不遠 揣候機會 可巧加得溫太子與文彥猛鬥到了約二百個回合 二人的戰馬 攪作一團 相對盤旋 一轉之間 加得溫

的脊背 正向着全福的方面 全福一見大喜 如此好機會 不可錯過 遂對准了加得温太子的後腦勺子 一抖手 颯的就是 一走線銅錘 拍察一聲響 居然打個正中 把加得温太子的一頂包耳護頂兜金盔 打的七扭八歪 落在地下 加得温太子的腦袋 生的果然結實 若是別人這一下子 也鬧個腦漿迸裂 他不過是頭盔被打落到地下 後腦海覺着有點疼而已 可是他這一怔之間 文彥的槊 果然乘機鑽將進來 撲赤的一聲 正刺在胸前 把護心鏡刺了個粉碎 由馬上把他掉將下去 摔倒在地下 不意他一躍而起 仍舊跳上了戰馬 倒把文彥嚇了一跳 心中暗想此人 一定有金鐘罩護身 不然這一槊 豈不變成穿胸人嗎 如何不受傷 還跳起來 加得温太子此時 頭盔已落 掩心已碎 雖然勉強支持 能跳上戰馬 受的兩處傷 總讓沒有穿破 終覺有點疼痛 不大便利 再與文彥對戰 不似時纔那種猛勇 手法來的也緩慢了 很覺吃力的樣子 漸漸的只能招架 向後倒退 全福這一走線銅錘 打中了加得温自己 很覺得意 便擰手中的長槍 上來想幫助文彥 這時候 賊陣上怒惱了通臂凶陀哈番 掄動那條鐵禪杖 直取全福 這邊全福一看 來的這一個番僧 生的十分兇惡 散亂着一腦袋螺絲轉的頭髮 打着一道月外紫金箍 面似紫血缸中透紫 兩道花兒脚的 眉眉 一雙向外凸着的鈴當眼 鼻孔朝天 火盆大嘴 穿着一身的皂色僧衣 將那碗口粗細的一條鐵禪杖 使的如同風車兒一般 向全福打來 全福忙

用長槍招架 那裡能抗擋的住 未走兩個照面 便覺着兩臂酸麻 沉重的不能再舉 只得虛刺一槍 回馬便走 哈番那裡肯捨 急急從後面趕來 全福掛住了長槍 又取出那走線流星錘來 回頭觀看哈番追趕的相離不遠 他抖轉身軀 抖手就是一錘 哈番早已留上了神 見他一轉臉 知道有暗器出來 便伸出左手 將錘接在手中 向回一帶 並將右臂一搖 忽然間右臂縮回去 右臂接着 又長出一段來 全福的走線錘 本來有個套兒 套在手腕子上 此時被哈番接住了錘 拉着繩子 全福是想放放不開 想跑跑不了 不意他的右臂 忽然又長出來 手起杖落 如迅雷疾雨一般 撲擦一禪杖 將全福打的骨斷筋折 死於馬下 兩軍陣上的人 看見哈番的兩條膀子 如同兩邊通着 長短伸縮自如 這種怪事 大眾看着都不勝駭異 再沒有人敢出來迎敵 左陣角下 怒惱了先鋒東方猛 催動坐下烏騾馬 擰手中方天戟 殺出陣了 哈番挺禪杖接住 二人通了名姓 戟杖相交 戰鬥起來 哈番的禪杖雖有異術利害 東方猛的戟法 也是由仙傳得來 他在五台山上時 曾寄名爲悟塵的徒弟 其實由超凡祖師親自指點的地方很多 施展起來 真如一條怪蟒一般 遇機卽至 有隙卽鑽 戟又重 手又快 哈番的禪杖 緊緊的應付 只能弄個平手也佔不了多少便宜去 二人也戰了百十多個回合 不分勝負 此時加得溫太子 已竟不能支持 被文彖逼迫的敗回本陣 文彖也不追趕 他立馬橫槊 還要料陣 岳青峯看着天色

不早 又見兩員虎將 捨命的相撲 方將賊中的兩個怪人 戰敗了一個 那一個還未分勝負 恐怕難以力敵 有所傷損 遂躍馬上 對着于定一高聲說道 今日天已不早 我們停戰 各自收軍 誰也不准乘機襲取 明日再分勝負如何 于定一因爲官軍中的兩員虎將 也真了得 雖然斬了官兵中的兩個將官 加得溫被文多戰敗 哈番與東方猛捨命相撲 時刻久了 也恐怕發生疏忽 現在岳青峯既要求收兵 正好就着台階下來 便答應了 各不相襲 搖旗鳴金 約定之後 岳青峯轉回本陣 方要令人鳴金 這時戰場上 已發生了變化 原來哈番見東方猛的方天畫戟十分厲害 難已取勝 心想詐敗下去 等他追來 利用通霄的功夫勝他 遂虛幌了一禪杖撥馬便走 東方猛縱馬追來 哈番偷着回頭一看 心中大喜 見東方猛追赶的很緊 相離已竟不遠 他使將右臂一搖 長出來約有三尺 左背縮入肩頭 只剩下了一隻手 遂向右扭轉身軀 單用右手持着禪杖 倏的一聲 一個橫風掃敗葉 直向東方猛腰間掃來 這一下子 來的非常之猛 很難招架 而且他的右背 又長出一段來 橫掃的這個半圓觚 又很大 想要躲閃 也是很不容易 幸而東方猛早有準備 見他的禪杖橫着一出來 便即向左側來了個鏡裡藏身 讓他的禪杖由上邊橫掃過去 哈番見道一禪杖又落了空 心中未免着慌 扭着腰 向後橫掃出去 一時收轉不及 自己的身體反灑了許多的破綻 東方猛見他的禪杖過去 就不容他再收回來 一面翻身跨上了鞍橋

一面縱馬直衝上去，遂急一戟，向他的右肋刺來。暗番喊聲不好，拚命的將身體向左一側，就勢右背向回一收。東方猛的畫戟，向前一刺，見他雖然躲過去，接着在他肘下向上一崩，又向後一抽，只聽得赤的一聲響，如同裂帛。原來是用畫戟上的梅花枝子，將他的肥衣袖口鉤住，猛向回一抽，正傷着他的腕底，連衣服帶肉皮，鉤下一大條子來。暗番覺着膀子的下面一疼，鮮血直冒出來啦。哇呀呀怪叫了一聲，一撒手，當即禪杖扔在地下，飛馬而逃。東方猛方要追去，只聽得本陣上倉郎一棒鑼響，鳴金收隊。東方猛只得勒馬不追，接連着兩邊全都鳴金，各自收隊。這一來，反倒將哈番救了。按說此時官兵正好乘勝殺上前去，岳青峰因為既與賊人約定，不可失信，依然令手下的人，鳴金收軍。東方猛支勇二人斷後，攪援的向後退去，一直的退到宿營的地方，各自休息。到了晚間，岳青峯招集衆將，商議破賊人的方法。說道：這兩個怪物，都是十分利害，連傷了我們兩員戰將，幸而兩位先鋒神勇，方將他戰敗。依我看來，須先設法把他除了，免爲後患。穎兒道：這兩個妖人，還不足爲慮，惟有那喇嘛巴拉布，自在北京被我驅走之後，這兩年蹲在西藏裡邊，不定弄許多甚麼戲法，倒不可不防。悟塵道：臨時再隨機應付。明日可如此如此。將兩個怪物除了，減少他羽翼。岳青峯聽了大喜，即令東方猛支勇二人，明日一早，如此這般，二人領命去了。又令劉玉瓏凌霄二人，選擇地勢，連夜的準備這般如此二人也領命。

率人連夜的出去辦理。次日一早，東方猛文猛二人點齊了三千人馬，到寶中城下挑戰，指名叫哈番與加得溫太子二人出馬，並使兵士們喊叫：「敗軍之將，還敢出來分個勝負否？」哈番與加得溫太子二人聽了，怒氣填胸，立時就要出戰。巴拉布說道：「你二人治好了傷痕，不如任他們去叫。今日日干不對，可以閉門暫為休息。原來他兩個昨日在陣前所受的微傷，回來之後，巴拉布拿出丹藥，給二人治好。二人咬牙切齒，誓報此仇。今早恰又是仇人指名前來罵陣，他兩個如何不肯出去，遂不聽巴拉布的話。會人穿掛，牽過戰馬，也點了三千人馬，就要出城。巴拉布又說道：「今日不但日干不對，就是你二人的氣色，也是不好。加得溫太子兩目之下，忽現紅紫痕跡，恐有火危。哈番有青黑之氣，穿入印堂，都恐怕有殺身之禍。出戰必須留意，危險之處莫去。總宜早點收兵回來為要。」二人答應，各自上馬出了城門。只見東方猛又為二人耀武揚威，正在督飭着衆兵叫罵。二人不由的大怒，也不答話，一直殺上城去。今日四人換了一換，東方猛接住加得溫太子，文勇接住哈番，好一場鏖戰。殺到白十多個回合，東方猛先虛脫一戟，向西落荒而走。加得溫太子那裡肯捨，催馬直追下來，跑了數里之地。只見前面有一岸淺湖爛仕去路，東方猛見無路可走，只得轉身又來迎戰。加得溫太子大怒，奮起一對翻掌獨腳童子槊，拚命的打將下來。東方猛勉強支持了幾個回合，仍然是撥馬而逃，並無別的道路。只得向那淺水湖裡一跳。

那匹烏騾馬 登開四蹄 連竄帶躍 踏的水花四濺 跑到湖中 約有兩三箭之遠 湖水並不甚深 尙還不及馬腹 東方猛抖轉馬頭 哈哈的大笑道 加得溫你敢下水來 我們在水中再戰上三百回合 加得溫本來立馬岸邊 心中遲疑 就想要轉頭回去 忽然聽得東方猛在湖中笑罵他 心想巴拉布說我有火災 此時我下水去 總該不要緊了 遂縱馬向前 跳到湖裡 東方猛見他下水 撥馬又向西飛奔 加得溫由後面大叫那裡走 向前只走了幾步 方要催馬追趕 猛然間 天崩地裂 一聲巨響 由加得溫的馬下 冒起一股黑烟 連人帶馬 全都罩住 看不清楚 湖裡的水 被打起來 成了一座大水塔 又如同一座小山 黑烟過去 下邊露出一片火光 湖底露出一片泥來 好半天 水全過不去 現出來一個圓圈 被打到半空中的水泥 過了一刻 方落將下來 猶如落雨的一樣 東方猛身上被打的許多的泥水點子 回頭再看加得溫太子 連人帶馬 已不知去向 想必是飛昇到半懸空中去了 東方猛不勝嗟嘆 回馬轉到岸邊 連岸邊的泥都被挖起來好多 那附近成了一個大坑了 這時劉玉璫率領着人 方由樹林中走將出來 見了東方猛說道 這種東西 真利害 不知怎麼有那樣大的力量 原來劉玉璫領命連夜的抬了一大箱子火藥 下在湖邊的水底下 作成了一個大水雷 安設好了計號 使用竹管子 通了幾道火繩 通到岸上地窖裡邊 派人藏在裡頭 專等東方猛將加得溫引誘到水中 看東方猛跑遠了 即將幾條火繩 一齊點

火藥一聲爆發，早將加得温的一身銅筋鐵骨，爆了個粉碎，不知飛到甚麼地方去了。東方猛劉玉璫合在一起，向回走來，遠遠的看文彖與凌霄，也都來到，凌霄手中提著哈番的一個大腦袋，東方猛便問道：「如何慣了這個番僧，文彖道：『我見加得温向西追了你去，我也不敢再為遲延，遂即虛晃一槩，向東敗走，跑到東邊那個小土山下邊，看見他們作好了的陷坑記號，有一條通山上的小道，那是真的小道，兩旁鋪着沙土石子，便是陷坑，使用沙土鋪在上面，看不出是新翻的來，我由小道上跑過去，將馬抖轉，立在那裡等他，哈番果然沒有留神，騎着馬也由小道上趕過來，我立在那裡不動，等他一禪杖打過來，我用槩盡力的一擋，並向旁邊一挑，他的禪杖錚的一聲，被磕出去老遠，我遂一掉腕手，太山壓頂，劈頭砍下來，他不得不向旁邊躲閃，一縱馬，向旁邊一跳，跳出小道之外，只聽得忽隆的一聲響，連人帶馬，跌入陷坑之內，這時凌道兄率領着兵丁，全拿着鈎竿套鎖，想捉拿活的，不意哈番在陷坑之中，拚命的向上一縱，伸出一條長臂，搭住了陷坑的邊沿，躡身跳將出來，那陷坑約有兩三丈深，尙困不住他，被他跳出來之後，兵丁們將他困住，他如同一隻瘋狂的猛虎一般，伸手先奪了兵丁的一杆槍，一運氣被他挑死的十幾個人，凌道兄看看大怒，此時再想擒活的，也不容易了，遂將口一張，放出仙劍，一道白光，圍着他只一旋轉，斗大的一個人頭，滾在地下，斬了哈番之後，將所有的死尸，都掩埋妥當。」

方帶着兵趕將回來。文彖又問加得溫太子如何。東方猛也將水雷的利害說了一遍。大家聽了，全都害怕。東方猛等四人合在一處，方要收兵回營，忽見由資中城裡飛出一枝人馬，有人大叫道：「爾等慢走，傷我的膀臂。」今時休想逃命，說着，如飛的一般，來到跟前。大衆一看，原來是喇嘛巴啦布，只見他頭戴一頂西藏活佛樣式的桃兒帽子，身穿茶黃緞子長袍，另外掛着一疋大紅紬子，纏於左臂之上，坐下一匹白龍馬，右手抱着一枝鐵如意，指着東方猛等大罵道：「爾等麼麼小醜，竟敢施用奸計，傷吾之弟兄。」今時定取爾等狗命，以洩吾憤。原來巴抵布與于定一在城中，很不放心，加得溫哈番二人，遂派人出來打探，及至接到二人全都陣喪的報告，于定一驚的目定口呆。巴拉布傷心已極，落淚不止，立時點齊一千人馬，追出城來，正赶上東方猛等收兵回營，巴拉布指着他們大罵不止。文彖性急，那裡還忍耐的住，大叫道：「你這禿驢，活的不耐煩了。」說着，催動花斑豹，掄手中鑕鐵槊，飛出陣來，直取巴拉布。這時巴拉布見文彖的猛勇，不等他來到跟前，便對着文彖把手一張，放出來一團黑霧，打在文彖的面門。文彖大叫一聲，翻筋斗摔於馬下。東方猛大驚，即催動烏驃馬，擰手中方天畫戟，飛奔出來救護。文彖早有那飛虎兵將文彖搶救回去。東方猛方要擰戟刺巴拉布，不意他又將手一張，也是一團黑霧，打在東方猛的胸前。東方猛翻滾落馬，自己的貔貅隊拚命的出來救回去。此時官兵們看着巴拉布法術利

害 全都害怕 凌霄實在忍耐不住 將口一張 放出仙劍 一道白光 向巴拉布飛來 巴拉布看見哈哈大笑道 你也算胆子不小 竟敢在班門弄斧 說着 將口一張 噴出一片灰白色的烟霧來 向外一伸 如同一片蜘蛛網子 又如同打魚網 彷彿有許多的網絲 等凌霄的劍飛過來 他便向裡一捲 將凌霄的劍收住 如同投在大海的一般 凌霄大驚 看他霄一片網收過仙劍之後 又向外一伸 直奔凌霄而來 大家一看 知道不好 正在無可如何之時 忽然由半空中飛下一片金光來 向着那灰白色的網上一衝 衝的他那片網 無影無形的烟消火滅了 再看那金光 飄然落地 現出一個人形 正是燕穎兒笑嘻嘻的立在前面 手中拿着一把寶劍 正是凌霄被巴拉布收去的那口仙劍 穎兒破了他的邪法 將仙劍收回來 遂回手將劍遞給凌霄 凌霄紅着臉接過來 也不暇道謝 自己收去了 巴拉布一看 又是穎兒 不由的大怒 真是仇人見面 分外眼紅 大喝道 燕穎兒 今日你又來破了老僧的法術 休要猖獗 非與你見個高低不可 穎兒說道 巴拉布 你也是修道高明之士 何苦發生一點瞋心 誤了你自己的前程 請你自己細想 爲什麼要幫助這左道旁門 可能得着善果 豈不是罔自墮落嗎 巴拉布聽罷喝道 你休要巧言胡說 我先與你分個高低再講 說着 由袖子裡取出一塊白綾子的哈蹠 這件東西 在喇嘛們是常用的 如同一塊小手帕 有用白綾子作的 有用淡青綾子作的 寬約四五寸 長也不到一尺 他的

效用 如同手本名片一個樣 但是上邊也沒有字 比如由下向上去參見活佛 要供獻禮
活佛向下 也可以賞哈噠 平行的送禮 也有這麼一塊哈噠 這東西 就是定式的一件
禮物一般 當時巴拉布拿出一塊哈噠 向空中一拋 嘩啦的一聲 化作一大片白雲 伸
舒捲 猶如活的直向着額兒罩將下來 眼看着向下一落 將額兒蓋在裡邊 官兵方面的人
看見大驚 又無法上前去解救 正在疑惑不定 聽得巴拉布喊道 爾等聽真 燕額兒拿
時被我擒住 這件佛寶哈噠 要是將人蓋住 就是神仙也逃走不了 我要不將他打開 過
一時三刻 可以化爲膿血 大衆聽了 甚是着急 正說着 忽見那一片白雲之上 冒起一
縷烟來 緊跟着發出一道火光 向上亂吐 將那一片白雲的中間 燒了一個大窟窿的樣子
越燒窟窿越大 大衆觀看 莫明其妙 巴拉布甚是着急 想將那塊哈噠收轉過來 那知
道一刻的功夫 全都燃燒着了 變成一大片火光 將那塊哈噠燒了個乾乾淨淨 只見那片
火 將哈噠燒完之後 向一處聚結 一轉眼又變成額兒的形體 笑嘻嘻站在那裡 向巴拉
布說道 可惜你白費心 將一塊哈噠也焚化了 還有什麼出色的本領 只管施展出來 說
的巴拉布面紅過耳 遂由袖子裡又掏出一掛白色水晶的念珠 兩頭和着有絲線的穗子 別
的念珠 如同菩提子金剛子艾瓢子等類 都是一個佛頭 還掛一個穗子 惟這水晶念珠
兩頭有兩個佛頭 一邊各有一掛穗子 這種念珠 惟有密宗的人使用 比如禪宗律宗淨土

宗等 都不用這樣的念珠 巴拉布將水晶念珠向空中一拋 忽啦啦一陣大風 那掛念珠變成一條雙頭白色的大蟒 兩個紅色的頭向前 中間的那段身體 又粗又長蜿蜒轉動 直向穎兒撲來 穎兒一看 這個東西來的利害 不大好對付 急忙將右臂一搖 赤的一聲響 沖起一道紅光 原來他將師父賜給那一口蕩魔仙劍 放將出來 一道劍光 其紅似火 中間隱隱的露出一物 恰似雙翅多足的一條大蜈蚣 正好剋制那條大蛇 就見紅光向上一衝 在那大蛇的白氣裡邊 來往穿過 繞了幾繞 倏啦啦的一聲響 大蛇業已不見 散了見地的白色水晶珠子 巴拉布見穎兒又破了他的法寶 大吃一驚 正想再用別的法術 忽穎兒的那道紅色的劍光 直向他的頭頂上飛來 不由的打了一個寒噤 方知道這劍的利害 抵擋不住 急忙就地一滾 逃走的無影無形了 穎兒也不勝嘆嘆 要是別個遇見這口仙劍 休想逃走 巴拉布居然能逃脫了 可見他的能為 也不在小處 正是

仙劍原名蕩魔者 妖人本性善藏形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九回 現原形活擒巴拉布 遭潰敗退據鹿頭山

話說燕穎兒鬥法 逼的巴拉布逃歸城中 燕穎兒指着那羣賊人說道 今日姑念你們無知

從賊作亂 我實不忍殺戮無知之人 全都將你們放回去 要知道那教 決不會成事的

你們回去 全要自己去思量 何苦徒送性命呢 說罷 令凌霄劉玉璫收兵回營 那羣賊人也都唧唧咕咕的一邊說着 盡回城去 關的乘輿而來 敗興而返 這邊不提 單表燕頰兒回到營中 只見悟塵岳青峯及衆將 全都集在先鋒營中 觀看東方猛與文彘二人所受的傷 文彘臉上 如同被火燒焦 蓋着臉面的黑烟子 東方猛胸前 連戰袍鐵甲 全都燒透了 胸前的肉皮 也被燒糊了一大塊 都是昏迷沉沉 不醒人事 大家都看着嘆息 巴位布的法術利害 醫生們一個個束手無策 看不出是那一種的傷痕 不敢用藥 燕頰兒只得尋出兩粒丹藥來 命人用水化開 灌將下去 先護住內臟 不使毒向裡去 然後再想別的法子 正在無可如何 忽見凌霄慌慌張張的 跑進來報道 幾位祖師 全都到了 現在營門之外 岳青峯聽說 急整衣冠 與悟塵燕頰兒白道源 率領着衆將 迎接出來 到了營門一看 只見武當山的張祖師 仙風道骨 腰下佩着一口長劍 五台山的超凡祖師 體似虬松 背後背着斗大的一個木魚 峨眉山紫霞觀的黃鶴真人 形如遠山 氣似閒雲 身邊帶着兩隻千年的玄鶴 大家見三位祖師一齊降臨 全都喜悅非常 由悟塵燕頰兒白道源凌霄岳青峯 在前領着 一字兒跪倒 迎接三位祖師 卽命大家請起 由岳青峯領路 一直讓至中軍大帳之內 三位祖師上座 張祖師在正中間 左邊是超凡祖師 右邊是黃鶴真人 兩隻玄鶴 站立在兩旁 一點也不動 岳青峯等重又上前參拜了一番 分立兩旁 張祖師命

衆人落坐 其餘諸將 拜過之後 全都退出去 只剩下岳青峯等幾個人侍坐 由岳青峯將近日的情形 詳細報告了一遍 張祖師笑道 不意因此小醜跳梁 又牽連諸道兄踏入塵寰 了段戒 故我先至五台 後至峨眉 約請兩位祖師 一同到此 近日還有翠微峯知微仙長 也要有一番的跋涉 這全是因果造定的 燕穎兒上前跪稟道 營中有兩個小弟子 是本軍的先鋒 一個是東方猛 一個是文彥 今日午前 二人在陣前遇見番僧巴拉布 並未交鋒 都受了他的法術 傷勢甚重 至今昏迷不醒 叩求祖師慈悲 挽救二人的性命 因爲這兩個人在軍中很有用處 超凡祖師說道 這兩個人 根基很深 全是天力的神力無窮 他本是西方護法轉世 將來必成正果的 他二人現在何處 燕穎兒道 二人全在先鋒營裡 不能起身 請祖師移駕過去看一看罷 超凡祖師轉向張祖師黃鶴真人說道 他二人不知傷的是那一種的傷 請二位祖師 一同去看一看罷 三位祖師一齊起身 由燕穎兒在前導引 到了先鋒營中 見東方猛文彥二人 躺在榻上 露出受傷的部位 那兩隻玄鶴看見了 跑過去就要用嘴去舐 黃鶴真人呵斥道 且慢 等一刻纔用着你們呢 超凡祖師過去一看 罵道 巴拉布好狠毒的東西 他是用五雷的陰火 又加上虺蛇之毒 煉成這種有形無聲的張手毒雷 幸虧他二人天賦尚厚 不然 立時就要喪命的 遂命人到河心急流的地方 挖受最下層細沙泥來 敷在二人的傷處 然後超凡祖師 將兩手心搓熱 在那河

泥的上邊 並不靠着 離開有數寸高 來仕推揉 不一刻 那河泥乾了 另換上新的 一
連換了三次 黃禍真人又由仙鶴口中取出涎水來 向二人傷處擦抹了一次 超凡祖師問道
「可吃下甚麼藥去沒有」 燕穎兒答道 只吃了兩粒保護臟腑的丹藥 超凡祖師道 既然吃
過了藥 過一刻就好了 又用手搓熱了手心 向二人推揉了一回 不一刻功夫 果然二人
全都欠身坐起 二人看見有許多的人 全不認識 不勝錯怔 東方猛細看 方認的超凡祖
師 急忙跳下床來行禮 由穎兒告訴二人說 三位祖師 特來與你二人治病 二人方始明
白 重新按次行禮 張祖師命人舀了兩盆水來 拿出一粒白色丹藥 分開兩盆之中 命二
人洗一洗傷痕 這一洗之後 復舊如初 全不見有焦痕烟氣 如同沒有傷痕的一樣 二人
拜謝過了各位祖師 此時悟塵命人在中軍大帳的後邊 搭起一座蘆席蓬 裡邊放着十幾個
蒲團 正面上擺着四座 其餘的分列在兩旁 遂請各位祖師到裡邊休息 其餘衆弟子 分
在兩旁侍坐 大家方纔坐定 忽報于定一派人來下戰書 岳青峯打開之後 呈給三位祖
師 觀看 只見上面寫的是 神聖教主于 致書於岳欽差麾下 爾軍中武當門下 欺人太甚
屢次剪我羽翼傷我爪牙 勢難再忍 昨日又連傷我股肱大將 我全軍憤慨 誓不兩立 訂
於明日午時 在戰場以決生死云云 張祖師笑道 吩咐他明日戰場會面可也 超凡祖師說
道 這個巴拉布 十分狠毒 明日先將他陰去再說 岳青峯將戰書批回 打發來人走後

悟塵即派人分頭通知左右兩路人馬，命他們於會戰之時，襲取資中城池。又挑選了五成隊伍，預備明日會戰。一切都準備妥當。原來賊人方面，自巴拉布逃回城中，將加得溫太子與哈番陣亡的情形，告訴于定。一把旁邊的飛天夜叉魏熊兒氣壞，遂向巴拉布說道：「師父明日擬出全隊與武當門下決一死戰。于定一見傷了得力的大將，也氣的不得了。遂商議定規，派人到官兵營中投下戰書。到了次日一早，兩方全是早用戰飯，穿掛齊整。賊人那邊放起三聲大砲，開放城門，用了個二龍出水的陣式。一出城門，旗旛招展，分列兩旁，向前行進。官兵這邊，就着營壘之前，擺開了一字長蛇，也點起三聲震天大砲，催動八馬向前殺來。兩方隊頭相見，各用強弓硬弩，射住陣角。兩方的先鋒，各自壓住了兩翼的陣頭。官軍陣上，正中間大纛旗之下，走出來一僧二道，全是雪髮銀髯，葛衣芒履，岳青峯懷抱着令旗令箭，與悟塵、顯兒如一班武當門下，分侍在兩旁。此時賊人陣上，正當中白緞子八卦旗之下，站定了于定。一左有巴拉布，右有魏熊兒。兩方排好陣式之後，魏熊兒就要出馬挑戰。巴拉布道：「且慢，待我先出去看一看他門這幾個和尚道士，由甚麼地方來的。」說罷，下馬步出陣來。他手拿着一枝鐵如意，走至陣前，用鐵如意向對陣上一指，叫道：「武當門下，出來答話。」一語未畢，對陣上走出一位老和尚來，只見他身穿一件半長百納僧衣，下穿一條單褲，赤着兩隻腳，登着多耳麻鞋，左手提着斗大的水瓢，右手腕上懸

看一隻敲木魚的木鐺兒，真是神如華岳，體似虬松一般。走到陣前，將木魚放下，合掌當胸，向巴拉布先行了一個禮。巴拉布也趕緊還禮問道：「你這和尚，在何處出家？到兩軍陣前來，有何貴幹？」只見他將木魚由地上拾起來，仍提在手中，慢慢的答道：「貧僧在五台山出家，法名喚作超凡。我到此處來，因為看着你十分的苦惱，我想勸一勸你，苦海回頭，後悔無及。你我所守的宗戒，雖然不同，終屬佛門弟子，釋家一派，你也是有道高明之士，何苦因一時之貪瞋，迷了自己的本性？依我看，不如及早回廟，休管他人的閒眼，以免墜入輪迴之苦。」巴拉布聽罷，愜然半晌，陡然猛喝一聲道：「你這和尚，休得巧言來盡惑你家佛爺。你說不管他人閑眼，你到此處來作甚麼？倒是你及早回去。」因武當門下出來與我一決勝負。」超凡祖師笑道：「你好癡迷不悟，有多大的本領，敢尋找武當門下比試？我勸你算了罷，免的自尋苦惱。」巴拉布奇道：「你這樣從中攔阻，莫非你想比試比試不成？」超凡祖師笑道：「我是一百多年未曾與人動手，如今我全忘了，只會念經。你若在本領，我與你念上一段經，你要能聽得我這段經，我便佩服你，算你本領高。我再也不管你比試的事了。你要聽不得我這段經，那還差的多呢，仍是及早回去為宜。莫再仗着兩手陰雷，欺侮那不懂道術的凡人。」巴拉布被說的臉上一紅，答道：「你會念經，你就念罷。我來聽一聽。」超凡祖師道：「請你坐下聽罷。」恐怕站着不大穩當，巴拉布道：「你就念罷，莫非還能把我嚇唬。」

不成 超凡祖師道 你可知道金剛的法力 是無窮無盡的 說着 將木魚在地下擺端正了 超凡祖師也就着土地上盤膝打坐起 兩邊的軍士 全都看着詫兵 暗想 自古以來 在戰場上還沒有這種打仗的新法 只見超凡祖師 果然口中念着經 一隻手剎喇剎喇的敲起木魚來 巴拉布站在那裡 一聽木魚響 倍伶打了個寒噤 他也趕緊坐將下去 這真新奇 二人在戰場上相對坐起禪來 超凡祖師木魚敲上一聲 巴拉布那邊拿着鐵如意就趕緊一拂 如同招架兵器一樣 那邊敲的慢 他這邊拂的慢 那邊敲的緊 他這邊拂的緊 一個就上下直敲 一個就左右直拂 超凡祖師的木魚 漸漸的咯嘞咯嘞一聲比一聲緊起來如同雨點一般 連聲不止 巴拉布那邊拿着鐵如意 向左右不住的甩動 到後來跟着木魚聲音 甩個不住 在面前幌成一個扇子面的樣子 連續着不敢停止 但見巴拉布漸漸的有點支撐不了的神氣 頭上的汗 業已流將下來 如此兩方對峙 足有一個時辰 巴拉布有點坐不穩當 目眩耳鳴 身體直動 超凡祖師看見這種情形 知道時候到了 便趁着他神志顛倒 猛然大喝一聲道 雙障 還不現出本相 等待何時 拿着木錘 用力向木魚上一擊 抬察一聲響 將木魚打了個粉碎 巴拉布正自難已支持 猛聽得一聲響亮 如同當頭打了一個劈雷 神志覺着一昏 身體向後便倒 就地打了一個滾 現出了原形 原來是一隻千年的黃鼠狼 伏在地下 由頸至尾足有五尺多長 渾身的毛尖 都變成蒼黑的顏色 那一條

大尾巴梢上的毫毛 一根一根如同鋼針 足有四五寸長 要是作成長鋒紫毫的筆 也可算爲寶物 真是沒有地方能尋出這麼長的紫毫來 看他前爪拱着 眼睛閉着 伏在地下 不能動轉 超凡祖師由腰間解下一根細草繩兒 挽了一個套兒 走過去將他的頭拴起 轉身牽着他 向本陣走來 這時兩軍陣上的兵士們 全都議論紛紛 就連賊人也說道 我們的軍師原來是個黃鼠狼子精 不知道那位魏軍師 又是個甚麼妖怪 魏熊兒聽見 又羞又氣 實在忍耐不住 心想將巴拉布的原形 先搶奪過來再道 遂把身體一縱 一陣風的一般 疾似鷲準 直向超凡祖師背後抄來 燕穎兒看見 也急忙縱身迎將上來 那知魏熊兒急了 來的非常之快 先到了超凡祖師的背後 舉起分水狼牙鑽 照准超凡祖師的後腦海 拚命的就是一下子 這邊陣上的人看見 嚇的驚呼了一聲 那知道超凡祖師 置要罔聞 如同沒有看見 只聽得當的一聲 正刺在那顆禿頭的後腦勺子上 刺的火屋子亂爆 比刺在一塊鐵上還硬 魏熊兒用力過猛了 這一下手 反倒把他撞回去老遠 掉了一個仰面朝天 反惹的兩軍陣上的人 哈哈大笑 超凡祖師已如同沒有覺出來的一樣 仍然牽着那隻老黃鼠狼 走回陣去 三位祖師見活擒了巴拉布 交鋒的事情也不再管 交給悟塵燕穎兒岳青峰等辦理 他們三位牽着黃鼠狼 帶着兩隻玄鶴 先回營盤中的蘆棚去了 仙鶴看見那隻黃鼠狼 幾次要來啄瞎他的眼睛 被黃鶴真人喝住 嚇的個黃鼠狼渾身打戰 連動也不

敢動。老老實實的跟着他們三位走回營去。再說這兩軍陣上。魏熊兒因爲刺人。反撞了個仰八叉。方一打挺。跳起身來。燕穎兒業已趕到。笑向他說道。魏熊兒。你可算是無用極了。自己撞成這個樣子。還想去刺人。我勸你早點回去。不必再在這裡丟人了。魏熊兒氣的兩頰紫漲。也不再答話。掄起分水狼牙鑽。向穎兒拚命的亂刺。穎兒抽出金光承影兩口寶劍迎敵。俗語說的好。棋高一着。無論如何是成功的。魏熊兒雖然決計捨死忘生。無奈未戰幾個回合。又手忙脚亂起。于定一在陣中。起初看見軍師巴拉布現了原形。早嚇把目定口呆。及至魏熊兒那一分水狼牙鑽。眼看着刺在那老和尚的後腦海上。不但人守沒有傷。反將魏熊兒給撞成那個樣子。更加大吃一驚。心中暗想。官軍中有此等人相助。我那裡是他們的對手。正在胡思亂想。又見燕穎兒兩口寶劍。猶如電扯銀蛇。將魏熊兒逼迫的追碰亂跳。眼看着要吃大虧。只是無法前去救應他。于定一向官軍陣上一看。只見陣上所剩的官兵。人數很少。還趕不上自己所有的人數一半。於是心中大喜。他想揮動全軍。以多爲勝。硬衝將過去。或者可以僥倖。正想下令。猛聽得背後一片喊聲。回頭一看。只見城中火起。烟霧冲天。自己留下守省的人。紛紛向城外亂竄。官兵的旗幟。已竟上了城頭。于定一看見這種情形。嚇的幾乎掉下馬來。自知大勢已去。方要下令鳴金。設法挽救。猛聽得陣前的官兵一聲吶喊。尤如天崩地裂的一般。反向着自己衝殺上來。在前邊的兩

員虎將 一個是東方猛 一個是文彖 那條方天畫戟與鎗鐵槊 恰似生龍活虎 如入無之境的一般 自己的陣角 早已搖動 魏熊兒與燕穎兒對戰 本是勉強支持 他已看見各人處的情形 全都不佳 實在無心戀戰 一面支持着 一面退將下來 燕穎兒正在中間 文彖在右 率領着官兵 突殺入陣 賊人們因為城內的根本動搖 又加上面前來的戰將 一個個神勇非凡 若是向前迎敵 也是送死 於是喊叫一聲 四散奔逃于定一魏熊兒見約束不住 也只得跟着大隊 不敢再向城裡 一直的向北逃竄 官兵由背後追來 于定一等不敢停趾 急急如喪家之犬 茫茫如漏網之魚 方走出去不遠 猛聽得一聲砲響 左邊有彭振國等率兵殺來 正面上有許雲城等四人 領兵攔住去路 後面又有燕穎兒率領着官兵追趕 三面加攻 無路可逃 稍一遲疑不決 又聽得大叫一聲 被官兵圍裹上來 困在垓心 原來彭振國哈楞額王有義苗得雨等四人 領兵一萬 趕赴左翼 先與水師展翼雲江濤江涵會齊 然後用水師的船隻 順着沱江 將內江與資中的交通遮斷 不放一人來往 然後領着陸師進攻 佔領了內江的縣城 仍然不放一人過去 所以資中始終不得信息 及至接到悟塵的命令 便趁着賊人出全隊與正面的官官兵會戰的時候 方悄悄的帶着隊伍 暗襲資中的西門 可巧許雲城王雲峰周雲鳳燕雲飛四人 也帶着一萬精兵趕到 襲取資中的東門 許雲城等也是先在右翼偷偷的佔領了安岳縣 接到命令之後 打探賊人出城去會戰

他們便領着人馬來襲取資中。這資中本是不大的一座縣城，而且賊人全都出去，城裡空虛，如何抵擋得了兩路精兵？賊人大隊在正面上，又不甚得手，不暇回顧的時候，所以一鼓將城攻破。他們將幾個守城的賊人驅逐出城之後，可巧正面上的賊人大隊也潰敗下來。當時許雲城出主意，請展翼雲同江氏昆仲率領水師，並不停留，直向沱江上游前進，襲取資陽簡陽。將賊人向城都的後路切斷，雲城等率隊繞出正北，截斷賊人的退路。請彭振國等率隊出東門襲擊賊人的側面。議妥之後，大家分路施行。這兩路人馬出來的時候，正好與燕穎兒的追兵連合，將賊人圍困核心。于定一面派熊兒一算情形險急，只得就馬上扯出兵器，率領着一班戰將向外衝殺幾次，被許雲城飛箭射將回來。于定一實在無法，也顧不了這些個賊人，只得自己逃命要緊，遂在馬上作起法術來。平地裡忽啦啦吹起一陣黑風，吹的大衆全都睜不開眼睛。于定一與魏熊兒帶着一班親信的戰將，乘着風勢方殺將出來，拚命的向北落荒而走。這裡剩下的一羣賊人，見教主軍師全都逃走了，他們早已就無心再戰。在這危急的時候，教主把他們扔下不管，想跑又跑不了，只得一齊下馬投降。大叫願降。燕穎兒遂令衆將把降者收容起來，即令方猛文彥二人率領先鋒隊五千精銳，跟踪追擊于定一。又令許雲城等四人仍率本部人馬，隨後接應。彭振國等暫回資中，保守城池。穎兒自己率領着隊伍，看管着降兵回營報告。再說于定一等借着法術

逃出了重圍 一口氣跑了好幾十里路 方敢停脚 于定一查點帶出來的人數 不過剩了幾百個人 其餘的全都陷於官兵陣裡 于定一放聲大哭道 多少年的心血 在開始的時候 尙稱順利 不意而今時衰運去 所有的心腹漸次傷死殆盡 現在一敗之餘 零落不堪 這便如何是好呢 魏熊兒因為帥父被捉 朋友陣喪 也不盡的傷感 只得勉強忍淚 反勸解于定一道 教主不必悲傷 現時既已如此 我們可以暫回後方 集合起隊伍來 再與官兵決一死戰 誓報此仇 于定一也無可如何 遂與魏熊兒商議 打算先回城 將四外的城池 盡行放棄 先帶兵調在一起 再爲設法 正向前行走中間 忽接探子報告說 官兵的水師 已竟佔領了資陽簡陽 押赴城都的大道 全行遮斷 不能再向前走了 並且聽見說城都被圍 近幾天就要被官兵攻破 于定一聽說 氣的幾乎落馬 便問魏熊兒道 這情形更糟了 怎麼辦呢 魏熊兒想了一想 答道 城都既不能去 不如先回老巢穴 回到鹿頭山上 極力的號招一下子 看情形如何再說罷 于定一仍在立馬遲疑之間 忽又接後方的報告說 官兵的鋒鋒東方猛文彖二人 率領五千精銳追趕下來了 于定一聽了無法 只得拋開赴城都的大道 轉向正北直奔鹿頭山而來 一路之上 不敢停留 于定一是毫無主意 在馬上只是咳嗽嘆氣不絕 及到了鹿頭山的廟中一看 不過剩下點子無用的人看守廟宇 那裡進能够與官兵抵敵 于定一此時 已竟心涼如冰 打算將大衆解散 自己驟

入深山 一者爲的難 暫二者避行修練各種法術 等遇到時機 再爲出山 魏熊兒不肯
他想將四外剩下的人馬 先集合起來 看一看再說 于定一見他執意的 還要去作 只好
由他 自己每日昏沉沉的 不再問事 魏熊兒正想派人向四外去號招 忽然有人來報道
老祖師到了 于定一同着魏熊兒接將出來一看 只見一位鬚髮如銀的老道士 手中拄着
一根霹靂籐杖 于定 仔細一看 不由的心中大喜 叫道 師父救我 跑到跟前 雙膝點
地 跪將下去 原來的這個人 正是當年在山中傳授給他天書的那位胡老道人 魏熊兒
也趕緊上前拜見 迎接到廟裡邊 讓在正中間上座 胡老道人也不避諱 自己就說他的名
字 叫作胡天儒 原是一隻天狐 已有兩千多歲 在天上看守書籍 他已知道有一班劍仙
並西方的護法 與于定一爲難 現在情形不佳 所以他自已下界 特來挽救于定一 魏
熊兒聽了大喜 叩求祖師有何挽救的善法 胡天儒說道 不要緊 遂由袖子裡取出兩件法
寶來 第一件是一枝白蓮花 插在瓶子裡 供在神前 這朵蓮花 不論冬夏 永遠是鮮艷
不卸 據說幾千年也不會壞的 第二件是**一大團子狐狸毛** 在燒香的時候 拿兩根放在香
爐裡邊燒着 可以香聞數里 凝結不散 人若是一聞見香 自然會投到教裡來 以此號招
最爲容易 于定一魏熊兒二人聽罷大喜 將兩件法寶接過來 如法去行 果然有效 不
到幾日的光景 又聚了好幾萬人 最奇怪的散在四外的數匪 一聞見香 全都聚攏了來

於是在鹿頭山附近 又大張旗鼓 軍威大振起來 于定一讓魏熊兒爲元帥 管理重事 他自己只管傳教燒香 正在這裡整頓一切 忽然城都的人跑回來說 城都已被官兵攻破佔領 官兵大隊近幾天就要來剿鹿頭山 正是

從來左道除不盡 至此寒灰死復燃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百零回 平定教匪羣妖授首 關閉洞府衆俠參修

話說于定一同魏熊兒率領一班親信將官 逃回鹿頭山中 于定一知道大勢已去 依着他的主意 不如大家暫時散伙 等到時機 再爲出山 魏熊兒不肯 他以為四外散駐的隊伍 尚有許多 聚攏起來 足可以背城一戰 也是劫數未完 可巧那老狐狸精胡天儒又來了 給了他們兩件法寶 一件是永久不壞的白蓮花 一件是一團狐毛 若是燒上兩根狐毛 可以香聞數里 因此不到幾天的光景 又聚起來好幾萬人 于定一將軍事都讓給魏熊兒管理 魏熊兒他一心想與師父報仇 便將人馬都調集在山口之外 相度地勢 紮下了營寨 每日拚命的訓練 預備同官兵決一死戰 又請胡天儒供奉在軍中 號稱爲軍師 于定一在山中 竟管燒香傳教 令武丁神伍弼 顯道神伍相弟兄二人 領發一千衛兵 把守住山口 他們這種妖術 說起來也真奇怪 在山中把幾根狐狸毛一燒 四外散的賊人 聞見了香

又都聚集了來，這應了一句俗語，所謂在數的難逃。由城都敗下來的一枝賊人，向魏熊兒報告。官兵起初使用水師的兵，來攻打城都，攻了兩天，攻打不開，又調來一枝子火槍隊，一路亂轟，方將城都陷落。又接到探子報告說，官兵大隊就要來勦鹿頭山，離此已竟不遠了。魏熊兒聽了，竭力準備迎敵。原來官軍的水師，自從抄過資中，由展翼雲率領看江濤江涵，順勢取了資陽簡陽兩縣，截斷于定一的歸路。後來知道于定一不敢到城都，跑回鹿頭山去了。展翼雲遂率衆前去攻取城都，以免將來攻打鹿頭山的時候，他在側面上擾亂。那知道城都的城池，非常的堅固，連攻打了兩天，攻不下來，也因為水師全用的短兵器，攻城不甚相宜，遂向陸師大營中去求援。可巧神槍手石玉山未在那裡消假，眾來石玉山自打荊州之後，忽然得了一場大病，他一向就在荊州調養，近日方纔復原，故趕到前方來消病假。正遇見展翼雲求援，他遂告奮勇，帶了一千火槍隊，一氣擁到城都的城下邊，批批拍拍一陣烘擊，將賊人打死了不少。城都守城的賊將，正站在城頭上指揮防守，被玉山看眼中，摘了那杆火尖槍，對准賊將撲通的一聲，恰巧命中，立時被打死在城頭之上。賊兵一亂，展翼雲等乘勢搶上了城牆，一陣亂殺，方將賊人趕出城去，遂佔領了城都。將城中平定下來之後，派人到營中報捷。此時岳青峯正在籌畫前進，自從穎兒將于定一趕走，回到營中的蘆棚前面，只見三位祖師都在裡邊打坐，蘆棚外面的竿子上，拴著那一隻

老黃鼠狼 顛兒進來行過了禮 將一切的情形 稟告完畢 又說道 門口綁的那隻妖物 何不將他斬首 留之恐有後患 張祖師道 我看此物陽數未終 殺了他恐傷天道 留下他又沒有好地面安置 所以正在游移未決 顛兒又道 此物專能煽動禍事 構造劫數 不如斬了他 可免去多少生靈塗炭 張祖師道 你如若願意斬他 就令你去辦 說罷 轉向超凡祖師及黃鶴真人笑了一笑 顛兒聽說令他去辦 非常的高興 跳起身來 向外便走 走到蘆棚門口 只見那老黃鼠狼子 伏在地下 閉目等死 顛兒一伸手 抽出一口含光劍來 方要行刑 猛聽得半空中有人大喊道 且慢動手 隨後飄飄的落下兩個人來 顛兒吃了一驚 定睛仔細一看 前邊走的白面長髯 秀眉細目的一位老道士 身穿着一件圓領闊袖的道袍 足穿雲履 手裡拿着一枝特別長的拂塵 顛兒看罷 並不認識 向他身後邊一看 方纔恍然大悟 趕緊走上來行禮 原來他身後跟着的 就是那千里獨行俠鄭天飛 也穿着一身道裝 方知道來的必是知微仙師 顛兒收了寶劍 上前行禮 知微子趕忙扶住 方要說話 忽見蘆棚中的三位祖師 已竟迎候出來 四人見面 不由的哈哈大笑 各曰稽首 黃鶴真人笑道 我等着還剩下這一幕戲了 你必定要來的 你若不來 還是弄不完全 知微子笑道 有幾位道長 主辦此事 我本可以不來 只因妖物之中 也有幾個有緣的 我想渡他們回去 超凡祖師聽說 合掌念了一聲阿彌陀佛道 知微仙長 真是上界金仙的

本色 知微子又客氣了幾句 遂指着門口拴妖物說道 這一隻老黃 他的行爲 雖然有些個不對 只可惜千年的苦修 也讀了許多的金經 求各位仙長 把他布施給貧道罷 張祖師笑道 如何 我說他陽壽未終 這都是佛經的力量 既然如此 就請知微仙長發願他便了 卽令顯兒將他牽進棚來 四位祖師在上首次落坐 悟塵率領衆弟子與知微子行禮 鄭天飛也拜過了三位祖師 這時顯兒將巴拉布的原形牽進來 那黃鼠狼在下邊 四足伏地 如同對四位祖師叩頭的一般 張祖師就在中間對他大加訓戒了一番 便令顯兒將他牽至知微子坐下 知微子笑道 道友 請你到貧道的荒山中住幾時 你可願意 那妖物眼中落淚 不住的點頭 知微子遂令鄭天飛將他送到翠微峰 交給毛二飛 你再回來 鄭天飛領令 向那異物說道 道友 你跟我走吧 黃鼠狼聽了 又向上面對四位祖師點了點四個頭 方站起身來 隨着鄭天飛 走出棚外 二人一幌身形 起了一陣風 踪跡不見 四位祖師看他們去了 遂商議赴鹿頭山的辦法 張祖師告岳青峯 派人到城都將展翼雲呂飛霞二人替換下來 卽令他率本部兵丁 到鹿頭山前會齊 一面下令拔隊前進 走了數日 離着鹿頭山不遠 岳青峯傳令 停止前進 選好了地勢 掘壘立柵 紮下營寨 令人出探回報道 飛天夜叉魏熊兒 又聚了四萬衆 都在山口外邊也立了一帶的營壘 魔幡招展 非常的整齊 他軍中又來了個胡天儒 是傳神聖教祖師 從中主持一切 岳青峯將這情

形 報告給四位祖師 知微子道 這胡天儒 雖然是個野狐精 他的左道旁門 也真有兩千來年 魔道的功夫 不在小處 他們的心 總想壓倒正道 只是無此公理 所以他們在這幾千年以來 屢興屢蹶 可是也不能將他們除盡 老子說的 聖人不死 大盜不止 這真是無可如何 不過這一次 胡天儒他既然肯自己出馬 我想同幾位仙長設法 務必將他除了 雖不能根株淨盡 也可以多太平幾年 免的屢開殺戒 三位祖師聽了 都點頭讚成

張祖師道 我倒稍有預備 本想把這一次的事 辦了之後 便將所有弟子們 收回山中 關閉起山門來 連修幾年 等到陣前 還求幾位道長 竭力的援助 正說之間 岳青峰來回稟道 賊人大胆 竟敢來下戰書 應當如何答覆他呢 張祖師道 你就答覆他明日正午 在戰場相見 岳青峰答應出去 祖師這裡將衆弟子集合起來 先將自己的一口鎮邪劍 拿下來遞給悟塵 令他率領着壽雲城燕雲飛由東方襲取敵人右翼 令展翼雲帶着斬妖劍 率領江濤江涵由西方襲取敵人左翼 命呂飛霞帶着靜崇劍 率領周雲鳳劉玉美文玉蓉 俟賊人列成陣式 繞到北方 襲擊賊人背後 命燕顯兒帶着蕩魔劍 率領劉玉璫石玉山 由南方對賊人正面攻打頭陣 將賊人抵住 不使他前進 命白道源帶着除怪劍 率領東方猛文豹等 四面將賊人圍住時 奮勇殺入賊陣的中心 到時候四位祖師來援助你們 命鄭天飛凌霄二人 駕起劍光 在空中佈置天羅地網 見妖人駕起遁法 向空中逃走的時候 你二人

放出仙劍 將妖人打落到地下 命岳青峯率領苗得雨王友益 指揮大軍 將賊人包圍起來 佔領外層 多用強弓硬弩火槍之類 不使賊人突出重圍逃走 命彭振國哈楞額二人 帶領一枝人馬 襲取鹿頭山中 直搗賊人的巢穴 張祖師將各路人馬分派已畢 又將悟塵展翼雲燕穎兒呂飛霞白道源五個弟子 詳細吩咐一遍 各按着方位 聽得陣中雷聲 卽將五口仙劍放起 一齊向賊陣中殺入 使用仙劍專對妖人下手 少傷凡人無辜爲要 張祖師又對超凡祖師黃鶴真人知微仙長笑道 求三位祖師協助 恐胡天儒亦難逃走 知微子道我來對付胡天儒 因爲他太藐視我了 我前者赴東海道侶之約 他弄了許多妖怪 擾我的洞府 幾乎將我的翠薇峯攪壞 我今還沒有問他 等見面之後 我倒要試一試他的魔力的洞府 四位祖師分派完畢之後 仍在蘆棚打坐 大家也都各自準備 一宿容過 次日一早 一個個頂盔貫甲 都知道這一戰 定可將賊人平滅 以奏大功 所以全都磨拳擦掌 準備陣 到了辰末 便點起三聲大砲 各按方位 走出陣來 賊人營寨之中 也是三聲大砲 旗幟招展 殺奔疆場 官兵這邊 第一隊便是燕穎兒 率領着劉玉瓏石玉山 打着一色的大紅旗號 看見賊人約隊伍已到 也不按照規矩 也不等陣式排好 穎兒早抽出含光承影兩口寶劍 向前一揮 石玉山先由背上摘下那桿火尖槍 將馬一催 使用連環槍的法子 撲通撲通向賊人打去 劉玉瓏掄起雙槍 對賊人的隊頭一衝 穎兒的兩口寶劍 如同兩團

見雪 凝作一道寒光 後邊的紅旗兵 跟着一聲吶喊 殺的賊人紛紛直向後退 胡天儒看
瑞大怒 用手一指 猛然間起了一陣黑風 在風裡邊有無數的利刃 向着官兵砍來 在這
羣紅旗兵的頭頂上 萬刃齊下 嚇的官兵紛紛倒退 正在危急之時 燕穎兒方要設法破他
的法術 忽然間起了一烈風 兩官兵的背後吹來 只見那些個兵刃 反向賊人陣中刺去
胡天儒一見不好 知道法術被破了 他急忙將法收住 方要向前對穎兒說話 由後邊大
袖翩翩走出一位老道士來 他的鬚眉清秀 體態靈虛 胡天儒一看 認的是翠薇峰上的知
微子 只見他頭戴九梁如意道巾 身穿一件兩袖寬大照比的鶴氅 足下是高襪雲履 手中
拿着一柄極長的棕拂 他是神清氣爽 舉趾道閒 走出陣來 胡天儒看罷 不由的心中一
動 暗想道 他是向來不出山的 不知何人把他請到這裡來 正在胡思亂想 又見他身後
邊還有一僧二道 雖然不認的 可卻是仙風道骨 一望而知 決非尋常的人物 胡天儒有
點發慌 心想這幾個人 不知由何處來的 有知微子一個 就够纏的 如今有四個 更不
好說了 事已至此 只得硬着頭皮向前 知微子對他笑道 胡天儒久遠了 你以爲山人決
不到人世上了 我今特來有一件事情問你 前者你何故趁我不在洞中 你弄了一羣妖怪
攪亂我的翠薇峰 是何道理 胡天儒聽了 臉上一紅 強答道 這事你問不着我 你去問
你自己的門徒 再者天地無私 怎麼翠薇峰是你的 那裡不是任人游覽 莫非翠薇峰是你

自己造的產業不成。知微子聽道：「喝！孽障！你的大劫就在目前。你還敢強詞奪理。」胡天儒知道今天這個場面，是躲不過去，只得掄起手中的虬藤杖，向知微子劈面打來。知微子喝聲住手，遂說道：「你我既要較量長短，何必動手動脚？還要使用法術不成？豈不被別人恥笑？」胡天儒聽說，停住了手，問道：「你說怎樣？」我這禪靜使着你的。知微子道：「我也沒有甚麼新鮮方法，不過比較使槍掄棒，稍文靜一點，免的被旁人看見笑話。」說着，將棕拂懸於左腕之下，右手由棕拂手上選拔下一根頂長的棕絲，只見他用手一屢，遂即硬如鋼絲一般，足有五六尺長。對胡天儒道：「你我是站着較量，還是坐下較量？」胡天儒道：「任憑你罷。」知微子道：「很好。」如此你請坐罷。於是二人也如同前次超凡與巴拉布一樣，整襟盤膝，對面落坐在戰場之上，相對坐起禪來。兩邊的兵士，因為前次看見過一回，這一次也不覺奇怪了。就見知微子用右手的兩個指頭，撮着一根棕絲，向胡天儒直送過來。胡天儒也是伸手用兩個指頭，撮住了棕絲的一端。二人各撮住了一頭，閉目垂睛，調息運氣。連動也不動。那一根棕絲，直崩崩挺在空中，不知道的看不出他兩個是作甚麼事情。如此相持足有一個時辰，漸漸的由胡天儒的那一頭棕絲，有點顫動起來，越顫越大。後來連胡天儒的身體，也跟着顫動，彷彿很吃力的一般，漸漸的坐不穩當了。頭上出了汗，呼吸聲急促起了。再看知微子，仍然如以前一樣，毫不改變。此時飛天夜叉魏熊兒，看出胡天儒

有點支持不住 情形危急 攝着那根棕絲 想放手也放不開 他看了半晌 心想上前援助 不道黑如何入手 越看情形越去的不對 魏熊兒無可如何 只得運動他的真氣 一張口 噴出一道黑烟 直向知微子面門打來 張祖師在旁邊看見 一揚手 鼓隆冬一個掌心雷 將他的知烟震散 這雷聲一響 不大要緊 猛聽得四外一片喊叫之聲 再看雄東方飛起 一片綠色的劍光 正西方飛起一片白光 由背後的正北面上 飛一道黑色的劍光 前邊燕 穎這邊 也將蕩魔劍放起來 是一片紅光 另外還有一道黃色的光 蜿蜿蜒蜒 向着陣 中飛來 賊陣上看見四面八方全是官兵 不由的大亂起來 這幾道劍光 衝入賊陣 如同 削瓜切菜的一般 但是所殺的 全是些個山精野怪 被斬在地下 都現出了原形 也有許 多的人被殺 盡是素日不孝不義 奸譎異常 人心喪盡之徒 難逃五口仙劍之下 胡天儒 看見如此情形 知道不好 心想將那棕絲放手 借着變化逃走 他方跳起來 一轉身之間 尙未容他變化 黃鶴真人的兩隻玄鶴 向他一撲 伸出兩隻長喙 猶如利剪 來啄他的 兩眼 胡天儒在不意之間 吃了一驚 只顧躲閃那兩隻玄鶴 不留神知微子的一根棕絲 勢如扯電 赤的一聲 正由胡天儒的前心透後心 穿將過去 胡天儒翻身摔倒在地下 滾 了兩滾 現出原形 是一隻碩大無朋的黑色狐狸 帶着一身的白霜 可憐他千餘年的道行 就此嗚呼哀哉了 又有說他借此解脫而去的 當時魏熊兒見胡天儒已死 更加心慌 又

武當劍俠傳【卷十四】

七〇

見那鎮邪斬妖蕩魔除怪靜崇五口仙劍飛着五色的劍光隱隱的現出長蛇壁虎蜈蚣蝎子蝙蝠五種形狀都向着自己圍繞上來魏熊覺實在難已抵擋自己逃命緊將身一躍向空飛去將向空一起由空中又飛下青白兩道劍光來直向他的頭頂劈下魏熊將頭一幌竄將過去仍向上飛不意撲的一聲撞在天羅網上他起的很猛撞的力量很大撲遶一聲把他撞落在塵埃半空中鄭天飛凌霄的兩口仙劍也跟將下來魏熊真急了就地下一路滾現出他的原形來好不兇惡嚇的衆人都紛紛的倒退原來變成一隻怪物九顆腦袋一條粗而短的蛇身子生着四個翅膀六條腿爪大衆看見這種怪物爲平生所未見聞所未聞都不知道叫甚麼名字不敢上前他就地下伸開四個翅子又向空中飛去黃鶴真人的兩隻千年的玄鶴追上前去仙鶴伸出長嘴想去啄他不意他更加利害伸着九個腦袋反向着仙鶴亂咬有一隻玄鶴離他近了雖未被他咬住確被他嘴裡噴出毒氣把一隻玄鶴打落下來幸得黃鶴真人在下邊將那一隻鶴救住衆人看那怪物過惡都將仙劍飛起如同一片彩霞將那怪物圍住只區仙劍太多了他實在躲閃不及一聲響還是被燕穎兒的蕩魔劍紅光起處將那怪物的腦袋削落下一顆來那顆腦袋落下來掉在一個兵身上還把一個人咬死那怪物一疼也隨着摔落到地下張祖卽不容他站起來疾忙運動掌心雷克察的一聲猶如山崩地

裂一般 把那東西震的在地下婉轉 還未死去 緊跟着又運足神力 一聲大劈雷 方將他打死不動了 此時賊中兩個大首領 全都陣喪 其餘的那些個山精野怪 早被仙劍斬殺殆盡 所剩下的 不過是些個愚笨無知的兵丁 他們看見主將皆死 遂向四外潰散 又被官兵截住 無處逃走 只得棄甲投戈 匍匐請降 岳青峯命苗得雨王反益二人 將賊人收容起來 足有好幾萬人 這一陣 將賊人殺了個全軍覆沒 岳青峰催馬到陣中來看 只見遍地躺着許多野獸毒蟲的死尸 不勝駭異 及至看見那隻大黑狐 與魏熊兒原形的怪狀 更加驚詫 九首四翼六足的惡物 令人看見他的死體 全都發發生極不快的感覺 因從來沒有聽見說過 這樣醜惡的東西 又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 遂向張祖師請問 這究竟是個甚麼東西 張祖師向大衆弟子問了一遍 全都不知道 然後說道 這種東面 產於半海半山 秉天地之戾氣而生 他的名字 叫作廋 產於東海沿岸 有說他是九頭鳥 與蛟相居而生的 又有說是九尾狐 與惡龍相居而生的 大家聽了 都不勝嘆息 岳青峯派善畫的人 將他的形狀按尺寸畫將下來 畫了一張鹿頭山平妖圖 當時岳青峯即請悟塵穎兒 議領衆弟子 向鹿頭山中去接應彭振國哈楞額二人 並捉拿教主于定一 他們大衆赶到鹿頭山口 彭振國的兵 果然被武丁禪伍顯弼 道神伍弟兄兩個 截住撕殺 他兩個都是身長八尺 使着兩柄開山大斧 甚爲勇猛 擋住了官兵 攻不進去 及至人家赶到 東方身

與文彖二人出馬 一戟一鎗 方將伍弼伍相弟兄兩個送了終 大眾方攻進山口 到了廟中 一看 修的是金碧輝煌 十分壯麗 前後搜查一遍 只望住了些個道童 還有竊藏的許多婦女 就是不見了于定一的踪跡 追問拿牲的人 其中有一個道童說道 于教主正在大殿上焚香祈天 忽然有逃回來的人報告 說是胡祖師與魏軍師全都陣亡山口 外邊的兵 全軍覆沒了 于教主聽見說 長嘆了一聲 也沒有告訴人 也沒有帶東西 只將供桌上的兩件法寶拿起來 駕着遁法 早已逃走不知去向了 大家聽說 知道無從追趕 只得將人押着 把廟裡一切東西 全都封鎖起來 回營交令 岳青峯又親自問了那道童一遍 問他于定一帶走了兩樣甚麼法寶 道童供說是胡祖師帶來的一枝永久不壞的蓮花 與一團能發教氣的狐狸毛 岳青峯見實在無法追拿 只得懸賞通緝而已 又派應龍時張玉書趕辦平定匪的摺奏 八百里加緊入都 過了不多的日子 奉到上諭 派岳青峯署理總督之職 其餘隨營文武 皆加級升賞 其餘者全都加給封號 當日平定鹿頭山之後 張祖師勸告岳青峯 早時急流勇退 岳青峯也深以為然 只是一時不好脫身 到了次日一看 四位祖師全都踪跡不見 連悟塵禪師燕穎兒白道源鄭天飛凌霄等幾個人 也都不辭而別 及至岳青峯奉到上諭 到了城都之後 呂振遠展翼雲呂飛霞江濤江涵都告辭回太湖去了 許雲城燕雲飛東方猛三人 也告辭要到武當去學劍 後來他三人得着武當派的真傳 二門是東方猛稱為棲

霞道人 他的劍術過剛 三門是燕雲飛 稱爲餐霞道人 他的劍術過柔 長門是許雲城五
稱爲雲霞道人 他的劍術不剛不柔 恰到好處 後來他三人還傳的有徒弟 其沒的王雲峯
周雲鳳文豸劉玉璫等 都隨着岳青峰作了一回事 後來岳青峯丁憂辭職不作 大家也全隨
着告老回家了 張祖師帶着幾個徒弟回到武當山仙洞裡邊 便關起洞門 不令弟子下山
緊閉洞門 在內清修 不令弟子入世 據說三十年後 方開洞門 寫到此處 已竟將筆寫
完了一細子 此書可成爲一段落 在下暫且告假休息 正是

筆塚齊肩苦太忙

妄言妄聽費思量

人情不必分真假

世事何須讀短長

虎踞龍盤皆幻想

蛇生怪更覺荒唐

其中也自存名理

說到歸根是散場

武當劍俠傳卷十四集終

武
宮
劍
俠
傳
【卷十四】

